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

臣汪彥博

助教

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

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

吳紹昱

謄錄監生

臣

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張協字景陽載之中弟西晉仕至中書郎河間內史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

善曰沖漠沖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耀世

嘉其高也 向曰沖漠幽寂也 公子蓋假言之 以為問答言其含華美之德潛隱其光曜也

嘉遯龍

盤翫

五臣作越

世高蹈

善曰周易曰嘉遯貞吉尚書大傳曰蟠龍負信越其藏鄭玄曰蟠屈也左

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良曰嘉善遯避蹈跡也公子善守其德以避人世如龍盤山川之中人

莫之知超越時俗以習高跡也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

善曰莊子曰乘物以游心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銳曰浩

絕景乎大

荒之遐阻吞嚥音乎幽山之窮奧

烏浩反善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

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毛詩曰幽幽南山與隱處也翰曰絕滅景影遐遠窮極奧深也謂公子

滅跡於大荒遠阻之地吞其聲響於
幽山極深之處使人不見不聞也
於是徇華大夫聞

而造

七馬

善曰徇榮也華浮華濟曰徇求造就也
假立此求華大夫聞沖漢公子就問焉

乃

勅

五臣

作整雲輅驂

七南

飛黃

善曰東京賦曰結飛雲之袷輅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

黃服卑也

良曰輅車也驂駕也飛黃神
馬也求華大夫乘此車馬往沖漢之所

越奔沙輶

女

流霜

善曰劉劭七華曰超重淵越流沙也
奔流也流霜西北地寒常多霜飛故車足輶輶行

銑曰越過

流猶

飛也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

善曰莊子曰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

扶搖上行風也列子曰堅冰立散也
之風謂乘虛而行躡以足躡行之堅冰之津謂寒處

旌

拂霄堦

五軌

出蒼垠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垠塹端崖
也翰曰旌旗也乘虛而行故旌

旗拂於雲霄之崖車跡出於蒼天之畔塢厓也軌跡也垠畔也

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

而無塵

濟曰清泠晴色故無霞也曠遠明明也無人居故無塵也

臨重岫而攬轡顧

石室而迴輪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聞上古之隱士或伏重岫之內窟窮臯之底列仙傳曰赤松子

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行歷險阻之處轡輪皆求華大夫之車馬也

遂適冲漠

之所居

五臣無此一句善曰爾雅曰適之也

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

玄

善曰廣雅曰崢嶸深冥也說文曰玄幽遠也向曰崢嶸幽藹並深貌蕭瑟虛玄寂靜貌

溟海渾

本

胡郭

涌其後

胡賣

谷

勞

嶧

曹

張其前

善曰

十洲記曰東王所居

處山外有員海員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說文曰渾流聲也又曰溟雷下貌也漢書曰取竹之嶧谷音義曰嶧

谷崑崙北谷名嶰嶰深空之貌也向曰溟海尋竹竦
海名渾濩水涌聲嶰嶰谷山名嶰嶰險貌張列也

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聾聾其山

善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岳山尋竹生焉郭璞曰

尋竹大竹也莊子曰地籟則衆竅是也聾其山謂衆聲
既喧山為之聾也蒼頡篇曰聾耳不聞也良曰尋長

竦立壑水也謂長竹立莖蔭其水百籟謂林木孔穴
激風成聲者及鳥獸之類羣鳴皆聾聾於山中也衝

颺發而迴日飛礫

起而麗天

善曰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東京賦曰

飛礫雨散也翰曰衝颺急風也此急風忽發故於是
能迴日光使却行也礫石因此風而起激拂於天

登絕嶽迴

素

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

善曰毛萇詩傳

曰嶽小山別大山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迴向也論語
子張曰敢問崇德辯惑銑曰絕嶽高山也求華大夫

陳分辯疑感之辭命沖漢公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

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善曰應瑒釋賓曰聖人不違時而邀迹賢者不肯俗而遺功七

啟曰感分遺身楚辭曰聊窺端匿迹也向曰不生必

耀五臣作輝華名於玉牒歿則勒洪伐於金冊善曰東觀漢記曰封禪其

玉牒文祕說文曰牒札也陳琳韋端碑曰撰勒洪伐式

昭德音金匱石室藏祕書之所書曰乃納冊於金縢之

匱中翰曰玉牒金冊並國史也歿死勒記洪大伐功

也謂生死必須垂名記功於史冊以示天下傳於後代

也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窺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

大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

耶郭象曰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沉也孔安國尚書傳

曰違避也。論語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濟曰：避代自隱曰陸沈，竄藏也。

有生之歡，滅資

父之義廢。

善曰：漢書曰：夫人有生之最靈者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良曰：平生歡娛

之道滅，而君臣之義廢，失資於事父以事君者也。

愁洽百年苦溢千歲。

善曰：古詩曰：人

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翰曰：愁心多於百年苦思，盈溢於千歲，洽猶多也。

何異促鱗之游

汀渟。

寧

短羽之棲翳薈。

鳥會反。

善曰：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將老弱處于窮澤漸漬

汀渟，當何聊賴？汀吐冷切。說文曰：渟，絕小水也。奴冷切。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也。

翰曰：促鱗，小魚也。汀渟，淺

水也。小鳥之棲於蒿草。

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

至娛。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列子楊朱曰：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七啟曰：說

游觀之至娛向曰天人之大寶謂富貴榮華也縱性之至娛謂聲色滋味也窮地而游中天

而居

善曰列子曰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乃止良曰所游處大所居處高也傾四海

之歡殫九州之腴

善曰說文曰歡喜樂也又曰腴腹下肥者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則九州之

膏腴之美

翰曰傾盡天下所樂也殫盡也

鑷屈轂之瓠

護解疏屬

玉之拘子欲之乎

善曰言屈轂之瓠難鑷疏屬之拘難解今欲以辯而鑷解之也韓子曰齊

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轂往見之謂曰轂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而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剗而斲

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以為也屈轂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

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山海經曰貳負殺猰貐黃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

兩手也 向曰而今大夫喻公子入仕故如鑽屈轂之

軔使其可用也今公子自苦於窮險之地而大夫欲以

榮貴及於公子亦如解此疏屬之拘公子曰大夫不遺

桎梏也子欲之乎謂大夫問於公子

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下快反 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孝經曰參

不敏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 濟曰大夫不遺棄不

材來集此荒外雖不達義敬聽嘉說也敏達話說也大

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善曰楚辭曰北有寒山卓龍絕然北方極陰故曰太冥也

冥翰曰太含黃鍾以吐榦據蒼岑而孤生善曰禮記曰中央土律中

黃鍾之宮尚書曰嶧陽孤桐孔安國曰孤特生桐中

琴也 銑曰黃鍾音律之長也榦枝也蒼岑青山也既

乃瓊巘層峻步音啼金岸岬善曰瓊巘玉

迷帝山也魯靈光殿賦曰

金岸岸之生金者增峻崕崕漸平貌也
向曰左五臣當風谷

右五臣臨雲谿良曰風所生之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

石之實之蹊善曰淮南子曰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高

巢下無跖蹊路也上無飛鳥之搖月峻挺茗莫冷邈苔條

嶢善曰搖削危貌也茗邈高貌也嶢濟曰削晞三春之

溢露遡九秋之鳴颺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班固終

與忽同薛綜西京賦注曰遡向也古樂府有歷九秋妾

薄相行銑曰颺風也謂桐木之葉春露既乾向秋鳴

風雲五臣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善曰毛萇詩傳曰霏

作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雪貌也霜亦雪類故

通言也 向曰零落也
根謂桐根也封著也

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

善曰傳毅七激曰陽春後榮涉秋先彫也 向曰謂衆
木既繁而桐木猶未綠秋草未衰而枝葉先凋素謂衰

也 於是構雲梯陟崢嶸

善曰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必
取宋長笛賦曰構雲梯抗浮柱

郭璞方言注曰崢嶸高峻
也 翰曰構樹也陟升也

翦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

莖

善曰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又曰仲冬之月律
中大呂蒼頡篇曰剖析也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

斬陰木鄭玄曰陽木生於山南陰木生於山北也 銑
曰翦伐也蕤賓陽時也大呂陰時也陰莖合楊柯用以

為琴

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

善曰營匠未詳莊子曰
匠石之齊見櫟樹觀者

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石字伯說文曰斲斫也漢書
曰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

鐘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凰之音以比黃鐘之器舉樂宮也銑曰營匠匠人也伶倫古之善音者

奏促調高張善曰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揚雄解難曰絃者高張急徽也翰曰器舉調琴

成也高張清調音朗號鐘韻清繞梁善曰楚辭曰操伯牙之號張清調音朗號鐘韻清繞梁鐘分挾秦箏而彈微尸子

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濟曰號鐘繞梁並琴名也朗清者謂勝於此二

琴也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善曰風俗通曰聲所以八者繫八風也淮南子曰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

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也良曰八風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也

八方之風歸昌風鳴也啟中黃之少宮發蕤收之變商善曰中黃土色體斗

威儀曰少宮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為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宮之際天授中

徵以及泉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濟曰中黃黃帝也蓐收秋神也黃帝

聲佐之以少宮之音秋神若乃龍火西積暄氣初收善

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心為火故曰龍火也左氏傳曰仲尼曰火猶西流禮記曰仲秋陽氣日衰也良曰龍

火火星秋則飛霜迎節高風送秋善曰桓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末焱風激其

崖李尤七款曰李秋末際高風焱羈旅懷土之徒流宕

屬也翰曰節氣遷改名迎秋也羈旅懷土之徒流宕

百罹之疇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論語曰小

境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向曰無促柱則酸鼻

懷土謂思歸也流宕謂遠游百罹憂也無促柱則酸鼻

揮危絃則流涕五臣作涕流善曰舞賦曰若絙瑟促

柱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廣雅曰揮動也

鄭玄論語注曰危高也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陸機前緩歌行曰大客揮高絃意與此同也銑曰

柱軫也撫而促之使急也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善曰張衡舞賦

酸鼻鼻中悲酸也揮彈也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善曰張衡舞賦

曰含清哇而吟咏蒼頡曰哇嘔也嚴節急節也漢書曰

鼓曰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善曰淮南子曰手會

嚴節綠水之趨高誘曰渌

水古詩也宋玉風賦曰為生蘭白雪之曲上林賦曰激

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

風氣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

翰曰綠水白雪琴曲名激楚流風歌曲名迴謂聲之迴

還也結謂悲莫莫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

善曰田休子

聲繁也

莫莫生於庭為帝成歷鄭玄詩箋曰悼傷也楚辭曰前

望舒仗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古詩曰四五蟾兔缺

翰曰莫英草日生一葉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葉至月終則盡月小餘一葉望舒月也十五日已後則缺皆悲

悼歲月之

易往也

為之

避

避

避

避

避

避

避

左氏傳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釐婦杜預曰寡

婦為釐毛詩曰寤寐有標毛萇曰擗拊心貌淮南子曰寡

童子不孤婦人不孀高誘曰寡婦曰孀

獨人也此孤獨寡老之人聞此琴則驚心悲咽也擗標

驚心也

嗚

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

善曰列

仙傳曰

王子喬者靈王太子晉也吹笙則鳳鳴禮記曰傾耳而

聽之孫卿子曰昔者蘇巴鼓瑟而鰥魚出聽伯牙鼓琴

而六馬仰秣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噓天慷慨骨騰肉

飛說文曰噓吹噓音虛秣或為蹠也銑曰王子仙人

也拂其衣纓傾耳來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謂噓此蓋

者開口鼻也仰秣者有草而不食仰首而聽曲也此蓋

文選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

善曰舞賦曰天下之衆妙公子

曰余病未能也

向曰病此事未能從大夫而聽之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

音聲善曰楚辭曰彷徨今蘭宮魯靈光殿賦曰乃

立靈光之祕殿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良曰蘭香祕深也上既說琴而公子未能聽之故述此香宮深宇彫

綺之飾欲以發其心也

雲屏爛汗瓊壁青葱

善曰禮記曰疏屏天子廟飾也鄭玄曰屏

謂之樹刻之為雲氣王褒甘泉賦曰耀照形之玉壁也翰曰屏牆也畫之為雲爛汗文色貌瓊壁以玉飾壁

青葱應門八襲旋臺九重

善曰毛詩曰乃立應門郭璞爾雅注曰襲猶重也汲古文

曰築作傾宮飾瑤臺韓子箕子曰紂必為

九重高臺濟曰應門正南門也旋曲也表以百常之

闕園以萬雉之墉

善曰表標也西京賦曰徑百常而莖擢西都賦曰建金城之萬雉毛萇詩

傳曰墉城也

向曰高立也百常高也闕樓也

爾乃峽榭

迎風秀出中天

善曰方言曰峽高也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曹子建七啟曰迎清風而

立觀國語曰秀出於衆臺號曰中天之臺

銑曰秀特也列子曰周穆王

翠觀

岑青彫閣霞連

翰曰翠色樓觀如山岑之青彫畫閣道如雲霞相連

長翼臨雲飛

陞陵山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魯靈光殿賦曰飛陞揭孽緣雲上征良曰屋檐如鳥翼之臨

雲也飛陞階道也言高如鳥飛而陵上於山

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說文曰極棟也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

也軒長廊之牕也濟曰玉繩星名言望此星結構棟
字以為極麗也倒景近天而下看日之處軒門也

楨

素炳煥粉

汾

拱嵯峨

善曰毛萇詩傳曰楨赤也說文曰
焚復屋棟也焚與粉古字通也

銑曰赤白之色雜於室中粉拱屋
之木名炳煥光貌峨嵯高重貌

陰虬負檐楊馬承阿

善曰虬龍也楚辭曰仰觀刻桷畫龍虬馬融梁將軍西
第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周書曰明堂成有四阿也

向曰虬龍陰物馬為陽物謂刻作其象
負荷檐梁之勢承接水石之曲阿曲也

錯以瑤英鏤

以金華

善曰廣雅曰錯厠也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劉歆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彩也

翰曰鏤金玉於室宇
之中英華皆謂美也

方疏含秀圓井吐葩

善曰魯靈
光殿賦曰

懸棟結阿天牕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葉張載曰疏刻
鏤也秀謂華也向曰疏窻也圓井謂屋內向下作井

形畫以蓮花若吐
於中也葩花也

重殿疊起交綺對楹

善曰西京賦曰交綺露以疏寮

文字集略曰楹以帛明窻也

銑曰重為對窻楹也

幽堂畫密明

室夜朗

良曰畫密謂深也夜朗謂高敞

焦螟飛而生風

善作風生

尺蠖

鳥動

而成響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飛乳去

來而蚊不覺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翰曰室之深者自生風易響應故雖焦螟微蟲飛亦成風尺蠖小

物動乃成響故其宜也

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雙游

時娛觀於林麓

善曰列子曰聲危不可常玩聞曹大家列女傳注曰竹木曰林山足曰麓

曰玩習也倦勞也山下林曰麓

登翠阜臨丹谷

良曰阜小山也

華草錦繁飛采

星燭

銑曰華草雜色如錦文繁又似星之照燭

陽葉春青陰條秋綠

向曰陰條謂竹

柏松桂之流

華實代新承意恣歡

五臣作觀更代而新承

翰曰華與實任其意恣為

觀仰折神葩

賞俯采朝蘭

善曰本草經曰白芷一名葩許妖切

向曰神葩香草

遡

素

惠風於衡薄春椒塗於瑤壇

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洛神賦

曰踐椒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漢書曰徧觀此眺瑤堂王逸楚辭注曰壇猶堂也

銑曰遡向也衡香草也

薄聚也椒亦香木種之於玉

爾乃浮三翼戲中沚

音止善

曰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毛詩曰宛在

水中沚也

良曰

潛鯢

先

駭驚翰起

善曰蘇林漢書注曰鯢音魚鯢今呼

魚謂之鯢猶呼車以為軫也鄭玄詩箋曰翰鳥中豪俊者也濟曰地之潛魚以船游而驚也翰鳥鯢魚駭驚

也沈絲結飛矰理

善曰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毛善曰緡綸也鄭玄曰以絲為之綸周

禮曰矰矢用諸弋射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翰曰絲網也矰弋鳥箭也

挂歸翮於赤霄

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

善曰歸翮鴻鴈之屬也淮南子曰夫鳴鵠背負蒼天膺摩

赤霄上林賦曰紫淵徑其北也向曰用飛矰以弋鳥故挂於赤霄之外施沈網以取魚故出於深淵之下歸

翮鳥也華鱗魚也紫淵謂其深也然也

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

善曰杜預左氏

傳曰縱放也毛萇詩傳曰弭止也翰曰謂逆水上故須縱棹以接風勢順流下故止楫而從波行也楫亦棹

也吹孤竹拊雲和

善曰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鄭玄曰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

翰曰孤竹管也雲和瑟也淵客唱淮南之曲榜補人奏采葭之歌善

淵客習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漢書曰淮南鼓員四人子虛賦曰榜人歌張揖曰船長也淮南子曰

歌采葭發陽阿也良曰淵客榜歌曰乘鳧五臣舟兮人並行舟人也淮南采葭並曲名

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雲五臣芝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璞曰舟為鳧

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比其遺象也琴道雅門周曰水嬉則舫龍舟也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西京賦曰擢靈芝

之朱柯銑曰鷁舟舟名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夜為嬉戲也洲水畔芝香草

日畢歲為期善曰論語子曰樂以忘憂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也向曰戚憂卒終

窮盡也言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善為樂久也

毛詩曰或燕燕居息
濟曰宴安浩大麗美也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

善曰周禮曰西方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

音商劉植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毛詩曰九月授衣

翰同善注

天凝地閉風厲霜

飛

善曰凝猶結也禮記曰仲冬之月塗城闕築圉圉助天地之閉藏也

翰曰天凝謂霜也地閉謂冰也厲

也嚴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

善曰禮記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劉向尚書五行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出軍行

師西方為金故曰金郊國語號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銑曰木之柔條至秋則成勁葉遇於風霜日見

稀也因氣效殺言獵也金郊西郊也講師謂講武教戰也

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

髦啟雄芒

善曰輕武戎剛四車名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韓子曰管仲之

始化也桓公武車記曰武車綏旌書曰戎車三百兩詩曰戎戎十乘漢書曰衛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

兵車也雲髦雲旆竿上施旄也上林賦曰連雲旆髦與旄古字通子虛賦曰建千將之雄戟芒鋒刃也漢書賈

誼曰解十二牛而芒刀不頻也向曰輕武車名戎剛兵之剛猛者建立啟開也雲髦旌旗之屬雄芒劒戟之

利駕紅陽之飛驚驂唐公之驕驪宿驪音霜善曰紅陽

馬園有舍陽侯驃疑舍即紅聲之誤也左氏傳曰唐成公有兩驂驕馬馬融曰驂驕驪也馬似之也銑曰紅

陽唐公人也並有良馬名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

荒羅善曰羽隊士負羽而為隊也羽獵賦曰蒙盾負羽而荒羅者以萬計翼左右甄也越絕書曰子胥兵分為兩

翼夜火相望濟曰屯聚也羽隊持箭者為隊伍輕翼謂鷹鷂之類爾乃布飛羅五臣作羅張

脩民陵黃岑挂青巒善曰羅或云飛羅盧端切爾雅曰

免民也劉達吳都賦注曰民廉網也然張氏之意蓋同

劉說羅或為羅也爾雅曰巒墮也郭璞曰山墮長者荆

州謂之巒翰曰羅民網也將此網陵於黃岑畫長壑

挂青巒也黃者謂山店上侵黃道日行處也

善作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翰曰畫為分長川以為限

也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善曰廣雅曰疏通也七啟

良曰網羅既密開守已周叩鉦征數校舉麾旌五臣作讞獲

故獸無疏漏遺走之路

善曰周禮曰鼓征鳴錫車徒皆行鄭玄曰錫鉦也散為

陣列而行漢書曰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也

文選

周禮曰建大麾以田鄭玄曰不在九旗之中周禮曰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鄭玄曰待獲射者舉旌以獲也向曰叩擊鉦鼓以數立功校之法舉麾號令論其所獲賞罰之制以示衆人然後馳騁自讚美也麾謂白旄之旌以指揮軍衆者

鼓

金機馳鳴鎗

的

翦剛豪落勁翮

善曰說文曰鼓張弓弩機弩牙也以金為之漢書曰冒頓乃作鳴鎗音義曰箭鎗也如今鳴箭是也銑曰鼓

張弓金機弩牙也鳴鎗箭也剛豪獸也勁翮鳥也翦落傷也

車

五臣作連

騎競驚駢武齊

輒善曰說文曰驚亂馳也毛萇詩傳曰武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轍車迹也濟曰驚馳駢並也

翕忽

揮霍雲迴風列

良曰並飛走亂急也

聲動響飛形移景發

善曰孫卿子曰

下之和上譬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良曰景影也

舉戈林竦揮鋒電滅

善曰東京賦曰

戈予若林廣雅曰疎上也
翰曰疎驚也電滅言疾也

仰傾雲巢俯殫地穴

善曰周禮

穴氏鄭玄曰穴搏蟄獸所藏者也
巢高巢也殫盡也地穴獸居處謂傾盡鳥獸乃有圓文

之狎牽斑題之從音宗善曰毛萇詩傳曰豕一歲曰

狎指諸獸不專論豕也
獸名國文者其文圓也斑題斑額也鼓鬣獵風生怒目

電睽七容反善曰睽光也
鬣鬣則風生怒目如電睽有光也口齧霜刃足

撥飛鋒善曰說文曰齧齧骨也胡狻切廣雅曰撥除齧

忽林蹶歟石扣叩跋步幽叢善曰旣以鼻搖動也郭璞

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毛萇詩傳曰跋蹶也扣跋或

謂却伏也向曰恐懼馳走之急也蹶謂足撥過扣跋

擊排也幽叢深木林也

於是飛黃奮銳

弁

石

五臣作育

逞伎戲

子封

狝喜

債奮

馮豕

善曰史記曰飛廉以材力事殷紂尸子中黃伯余左執太行之纓而右搏雕虎

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吳越春秋曰夫差使王孫聖占夢聖曰占之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椎殺聖張華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背負千二百斗沙淮南子曰伍子胥曰吳為封狝脩蛇小

雅曰封大也方言曰南楚人謂豬為狝爾雅曰債僵也甫運切債或為攢非也王逸楚辭注曰馮大也翰曰

飛飛廉黃中黃賁孟賁育夏育並古之捷勇人也皆奮起其勇逞示伎巧也封馮大也狝豕獸也拉力

耐合釐叔挫獬五臣作解廌字買切五句古爪摧鋸牙捍北

反

善曰爾雅曰耐白虎釐黑虎張揖漢書注曰獬廌

似鹿而一角也淮南子曰句爪鋸牙於是擊矣說文曰

反善曰爾雅曰耐白虎釐黑虎張揖漢書注曰獬廌似鹿而一角也淮南子曰句爪鋸牙於是擊矣說文曰

捭兩手擊也補買切 銑曰甜齏解馳猛獸名既瀾漫
為勇士拉挫爪牙雖如句鋸之利並見摧捭者也

狼藉傾榛倒壑殞齒疾挂山僵踣蒲掩澤善曰說文曰

鄭玄周禮注曰四足死者曰齒爾雅曰僵仆也郭璞爾
雅注曰踣前覆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濟曰瀾

漫狼藉言獸死者多也傾於榛林倒於溪壑落肉挂
於山峯僵斃掩於川澤榛木林齒肉也僵踣斃也數

為毛林隰為丹薄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澤無水曰藪也

中禽獸之毛為林原隰之木塗禽
獸之血為薄薄亦林也丹赤也於是撤園頃固卷旆

收鳶音緣善曰鄭玄儀禮注曰撤除也頃猶捨也禮
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良曰撤去頃下也言

獸已盡開去其園頃下其網卷
藏旆旌鳶者剥鳥皮置之竿上虞人數獸林衡計鮮

善曰周禮有虞人又有林衡孔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鮮向曰虞人林衡並人掌山澤官命數其所獲

之獸計其鮮論最犒苦勤息馬韜弦善曰張晏漢書注者鮮注同

京賦曰犒勤賞功杜預左氏傳注曰犒勞也又曰韜藏也向注同謂論其第一之功以勞其勞息馬而藏其

弓弦有馬連鑣酒駕方軒善曰說文曰鑣馬銜也西京賦曰酒車酌醴方駕授餐

良曰肴膳也鑣銜也方並軒車也謂宴軍士其行膳以駟馬連銜並車駕酒而行之千鍾電醕曜

萬燧星繁善曰孔叢子曰允飲千鍾西京賦曰升觴舉燧既醕鳴鍾說文曰醕飲酒盡也翰曰鍾

酒器電疾醕盡也燧謂舉火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煙以知酒盡星繁言火多也

良曰宰割炮炙多陵阜之間霑流脂歡極樂殫迴節而膏谿谷之內厭其香烟也芳香也

旋

五臣無此二句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節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也

此亦田游之壯觀

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

善曰封禪文曰天下之壯觀

公子曰余病未

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劔歐冶所營

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

有干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齋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為鐵劔可乎於是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干將使之作鐵

劔三枚 一曰龍淵 二曰太阿 三曰工市陽 劔見下文 翰曰陽劔名歐冶善為劔者營作也 耶谿之

鋌

赤山之精

善曰越絕書曰越王句踐有寶劔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劔者名曰薛燭王召

而問之對曰當造此劔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許慎淮南子注曰鋌銅鐵璞也精謂其

中尤善者也濟曰耶谿赤山並山
名出銅鐵也鉞鐵名精銅之妙者
銷踰羊頭五臣作鑠

越鍛丁成善曰淮南子曰苗山之鉞羊頭之銷雖水斷

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也鑠或謂

鑠廣雅曰鑠鉞也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書

劍手自署姓名尚書陳寵濟南鍛成蒼頡書曰鍛椎也
翰曰鑄鐵不消以羊頭骨灰致之乃銷鑠鐵鉞也鍛

成謂濟南鍛成之乃鍊乃鑠始萬辟必千灌善曰說文
劍踰越皆過也略

也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說文曰鑠銷金也辟謂疊之
灌謂鑄之典論曰魏太子不造百辟寶劍長四尺王粲

刀銘曰灌辟以數質象以呈也銑曰
鍊鑠辟灌並銷鑄鍛鍊之名千言多也豐隆奮椎直飛

廉扇炭

善曰越絕書薛燭曰當造此劍之時雨師灑掃
雷公擊索蛟龍捧爐天帝裝炭思玄賦注曰豐

隆雷公也王逸楚辭注曰飛廉風伯也向曰豐隆雷師也奮舉也飛廉風師也使雷師舉推風師扇炭以鑄

也**劍神器化成陽文陰縵**

莫半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

善曰吳越春秋曰干將

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先師親爍

身以成物妻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揃爪投入爐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

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閭閭甚重之向曰神器劍也成言其若

造化而成劍兩面有陰陽有文章陰則平縵之

流綺

五臣本作既而流綺星連

星連浮彩豔

發

善曰綺光色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釧爛如列星之行典論曰太子丕劍銘曰流采色似采虹

釧齒根切

翰曰流綺謂文章也星連謂精氣

光如散

衡天與星連也浮綵謂色也豔發謂光起也

文選

七

電質如耀雪

善曰莊子曰此劍一用而雷之震電之霍魏文帝大牆上蒿行曰我帶長寶劍光白

如積雪也

霜鏐水凝冰刃露潔

善曰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素質堅而似霜造匕首理似堅

冰聲類曰鏐刀刀也字書曰凝冰之潔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文煥煥如水

之將釋也濟曰鏐鋒其利如霜其色如水凝亦冰也潔清也氣色凜凜若霜之清潔

形冠豪曹

名珍巨闕

善曰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取巨闕曰

非寶劍也夫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離矣非寶劍也銑曰豪曹巨闕並劍名也冠謂勝也珍謂重也

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

善曰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聞

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

鄭之軍頭畢白宣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馬
善曰韓非子
也向同善注
曰負長劍赴

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馬

善曰韓非子
曰負長劍赴

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戰國策曰蘇秦曰韓卒之
 劒水擊鴻鴈越絕書曰勾踐示薛燭巨闕曰吾坐露壇
 之宮有駟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騰吾引劒而指之駟
 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向曰蛟龍也鴻鴈也越有寶

奔馳上飛不知其極瀧猶擊也

斷浮翮以為工絕重

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

善曰浮鴻鴈也史記蕭秦說
韓王曰韓卒之劒當敵則斬堅

甲也 韓曰浮翮飛鳥也工能也絕亦斷也重甲兵之
兩重亦得斷也重甲兵之兩重亦得斷之云爾而已哉

並助辭也 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善本

善本
作蜀

光駭風胡五臣作湖善曰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越絕書

五臣作湖善曰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越絕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五

為燭吳越春秋為蜀蓋一人也 濟曰薛燭風湖二人
知劍者也言此 劍神靈之寶舒卷不常奇模異狀
乃能震動驚駭此人辟卷也神劍者 價兼三鄉聲貴二
都 善曰越絕書句踐示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市
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雖傾城
量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一物况有市之鄉二駿馬千
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焉然實二鄉而云三者避下文
也 翰曰此劍價兼於 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 善曰
彼聲貴於此餘同善注 書曰閭廬無道湛盧之劍去之入水行湊楚楚王卧而
設湛盧之劍也秦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
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也 良曰吳有湛盧夜
飛去楚王得之秦求而不與此乃先去吳而後傾秦今
先云秦者 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
蓋取韻也

之者身雄

善曰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后詔曰奮無前之威

窮揮之則敵不敢前執之者為雄伯也冠首擁執也

可以從

子容

服九國橫制八戎

善曰過秦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避逃而不敢進史記趙良曰五穀大夫相秦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也

翰曰可以破從約之親服九國之服制御八方之戎九國謂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也橫大也

爪牙

景附函夏承風

善曰毛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崔瑗大將軍夫人寇氏誄曰英雄景附揚雄河

東賦曰函夏之大漢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四海承風也向曰爪牙猶英雄人也景影也言此劍之威天下

英雄來附者皆如影之附形也

此蓋希世之神兵

善曰

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向

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能超越

善曰天驥天馬也驥或為機傳玄乘與馬賦曰九方

不能測其天機也

天機列子伯樂曰九方臯之所觀

稟氣靈淵

受精皎月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遊甲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春秋考異

記曰地生也

向曰靈淵渥注也月精為馬皎明也

眸

閑

黑照

五臣作昭

玄采紺發

善曰趙岐孟子注曰眸子瞳子也說文曰紺

深青而赤也

翰曰眸子也眸子暗也言眼黑

沫如渾

紅汗如振血

善曰漢書天馬歌曰霑赤紅染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也韓康

伯周易注曰揮散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猶奮也
銑曰沫口沫也紅沫色紅也汗流赤色如振血下

秦

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

善曰呂氏春秋

者管青相脅吻秦牙相前皆天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
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
有三十六尺四寸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
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轡濟曰秦青方堙二人名
皆善相馬知其尺寸遲速衆相爾乃巾雲軒踐朝霧
也若滅者言良馬行疾若滅也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淮南子曰馮夷大丙之御也
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翰曰巾飾也謂馬行疾若入
雲赴五臣春衢整秋御善曰秋御秋駕也司馬彪莊子
霧赴作越衛者所以游於春時以騁其蚪踊勇螭騰麟超龍翥善
駿也秋御駕也所以秋乘也

甘泉賦曰駟蒼螭兮六素蚪劉梁七舉曰天馬之號出自西域織阿為右御以術儀攬轡舒節凌雲先螭尸子曰馬有騏驎徑駿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也銑曰蚪螭亦龍也麟神獸踊騰超翥並疾飛也望山

戴奔視林載赴

向曰載則赴告也

氣盛怒發星飛電

五臣作雷駭曰善

李尤七數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也濟曰駭驚也

志陵九州勢越四

海

翰曰神駭之心遠也

影不及形塵不暇起

五臣作越字善曰劉廣世七興曰駿驅之

馬影不及形塵不暇興也翰曰行疾影不及隨其形塵雖起已去塵遠也

浮箭未移再踐

千里

善注與翰同翰曰浮箭謂水漏刻日時節者言刻未移已再及於千里之道

爾乃踰天

垠越地隔

向曰垠畔隔界也

過汗漫之所

五臣無所字

不游躡章亥

之所

五臣本無所字

未跡

善曰淮南子若士若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

中人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南極二億三萬

三十五百七十里 銑曰汗漫能游天者也 大章豎亥亦捷行步者也 言此馬行過此三人行歷之跡 陽

烏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

者陽精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為鄧林 銑曰陽烏

日中烏也夸父鄧夸父杖策競走此馬行過之故烏則下羽而夸父投棄其策也頓下也 斯蓋天下

之雋乘

銑曰此馬天下雋乘也

子豈

五臣有能字

從我而御之乎

濟曰乘御

也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

善曰大梁黍禾詳瓊山木即崑崙之山木禾山海經

曰崑崙之上木禾長五尋大五圍良曰大梁郡名出黍瓊山出禾此將說滋味口腹也此篇所述鳥獸魚

蟲之類皆謂食也

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

善曰尚書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賈

誼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人食穀也

向曰堯有后稷主播種百穀也播布也神農帝嘗百草味將使人食之

華苗

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

善曰周禮曰庖人掌其六禽鄭司農注曰鴈鶩

鷄雉鴈鶩禮記曰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彘良曰六禽鴈鶩雞鶩鷄

也四膳四時所食各異其肉也肴肉也

窮海之錯極陸之毛

善曰尚書曰海物惟錯禮

記曰加豆陸產也穀梁傳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伊公爨

鼎庖子揮刀

善曰伊公伊尹也韋昭漢書注曰爨灼也庖子庖丁也翰曰爨然也鼎爨器也庖

子庖丁也所以宰割肉也

味重九沸和兼勺

知藥音略春秋伊尹說湯曰

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和九沸九變為火之紀高誘曰紀節也味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為之節也文穎上

林賦注曰勺藥五味之和翰曰伊尹云五味九沸乃可食之取其熟九陽數之極勺藥五味相和也晨

鳧露鵠霜鵠

丁黃雀善曰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霜露鵠黃雀皆鳥名晨晨飛露露宿霜霜飛也園作員按

辭曰煎鰭臠雀王逸曰臠黃雀也向曰鳧園五臣按鵠鵠黃雀皆鳥名晨晨飛露露宿霜霜飛也園作員按

星亂方丈華錯

善曰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來躬耕者之勤也墨子曰美食方丈目

不能徧視口未能徧味也列女傳曰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也濟曰員案方丈食器也星亂華錯言多而

美雜

封熊之蹠

頌

翰音之跖

之石反

善曰

左氏傳曰

夫熊蹠

蹠不熟

也

禮記曰

雞曰

禮記曰

雞曰

翰音

呂氏春秋

曰善學

者若齊

王之食

雞

也

禮記曰

雞曰

翰音

呂氏春秋

曰善學

者若齊

王之食

雞

也

禮記曰

也

翰音

雞

也

燕之

髀

孫炎爾雅

注曰

舊胡主

切說文

髀股外

也

燕之

髀

孫炎爾雅

注曰

舊胡主

切說文

髀股外

切

呂氏春秋

伊尹曰

肉之美

者

狸

狸之

髀

象之

約

高

誘曰

髦髦牛

也在

西方

象象獸

也在

南方

約美

之肉

美貴異

味也

殘白

蓋

煮肉

之異

名也

崔駰

博徒論

曰

驚懼

羊殘

炙鴈

煮鳧

也

良曰

驚鳥

也

殘

謂為

猛獸

所食

之殘

者亦

猶豺

殘也

白謂

脂也

亦猶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熊白

靈淵

之龜

萊黃

之鮐

善曰

七啟

曰寒

方苓

之巢

龜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鮐不

可勝

也

漢書

東萊

郡有

黃縣

說文

曰鮐

海魚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之鵝

五臣本作雅字

玄豹之胎

善曰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鵝五采名曰鳳說文

曰鵝鳥大鵝也列女傳陶答子妻曰南山有玄豹六韜曰殷君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也

向曰丹山之穴鳳鵠煇昌以秋橙直耕醕添以春梅善曰

也豹獸名胎謂小者煇昌以秋橙直耕醕添以春梅善曰

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醢醢醢以烹魚肉煇之以薪杜預曰煇炊之也傳物志曰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

香劉梁七舉曰醕以醢醢和以蜜飴廣雅曰沾溢也醕與沾同也他兼切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向曰煇

羹醕和也梅橙果實也其味酸接以商王之箸承以

帝辛之杯善曰商王帝辛皆謂紂也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六韜曰殷君陳

玉杯象箸韓子曰紂為象箸箕子曰范公之鱗出自九

溪

善曰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為生之法五水蓄第一所謂

水畜者魚池也以六畝地為池池中有九洲即求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

又貴也濟曰范蠡養魚之浦稱九溪謂池中為洲渚數有九也溪池也賴尾丹鯉紫翼青

髻

音者善曰毛詩曰魴魚賴尾丹鯉也見上文上林賦曰捷髻掉尾振鱗奮翼翰曰賴丹赤色此說魚

尾鯉翼髻爾乃命支離飛霜鏐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善曰

莊子曰朱汗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彈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司馬彪曰朱姓也汗漫名也益人名

也汗普彭切霜鏐已見上文七啟曰玄熊素膚又曰離若散雲翰曰文雖古之屠人也鏐刃也霜者利也肉

之紅者如綺素白者如雪肌婁子之豪不能厠其細秋膚皆肉散落為刃所破之

蟬之翼不足擬其薄

善曰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楚辭

曰蟬翼為重。翰曰婁子古之明目人也。厠比也。謂厨人切割魚細薄之妙。雖明目者能割析毫釐之小者亦

不能比。繁肴既闋若亦有寒羞。善曰蒼頡篇曰闋訖也。此細也。

農曰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邊也。向曰肴膳闋終也。寒羞謂朝之食也。謂繁多之膳。食既終亦

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商山之果漢臯之棗七丘反。善曰漢書曰四人者秦之

世避而入商。雒深山漢書弘農郡有商縣。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遵彼漢臯臺下。郭璞上林賦注曰棗亦橘之類

也。或曰棗向曰商山山名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

殼口角反。善曰劉涓子吳都賦注曰龍眼如荔枝而小味甘又曰椰樹似檳榔實大如瓠裏有汁美如蜜

核可作飲器殼即核也凡物也內盛者皆謂之殼苦角切協韻苦豆切向曰龍眼椰子果名割開破也房殼

也皆皮**芳旨萬選承意代奏**善曰鄭玄周禮注曰選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奏進也

良曰芳香旨美謂香美之味萬**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

葉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淶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酒極甘美與湘東鄴沽酒年

常獻之世稱鄴淶酒吳地理志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也良同善

注**浮蟻星沸飛華萍接**善曰南都賦曰醪數徑寸浮蟻如萍也銑曰酒上有浮者如

蟻星沸言多亂也如花之**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善曰

飛水萍之泛相連接者也**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善曰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戰國策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也

向曰玄石古之知酒者儀氏善造酒者傾壘一朝可以流湏千日善曰薛君韓詩

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酒漢書谷永曰流湏媒娉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

酒家與之十日之酒良曰壘樽也流單醪投川可使酒醉也言酒湏多而醉千日一醒也

三軍告捷善曰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今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

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翰曰楚與晉戰或人進王一簞酒王欲與軍士共之則少

而不徧乃傾酒於水上源令衆士飲之卒皆醉乃感惠盡力而戰晉師大敗之醪酒也單謂一樽也告捷克勝

之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燁也善曰毛詩曰帝謂文王無然歆羨說

文曰歆神食氣也方言曰煒燁也郭璞曰煒燁盛貌也銑曰歆食羨美也觀見聽聞也言此滋味與酒人神

所食美之見者以為盛也

子豈能彊起而御之乎

濟曰御食也

公子曰眈

口爽

五臣作爽口

之饌甘腊

昔

毒之味

善曰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爽傷

也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賈逵曰顛隕也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也濟曰耽

樂爽亡饌食也腊乾肉

服腐腸之樂御亡國之器

善曰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

務相彊命曰爛腸之食亡國之器六韜曰殷君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美必將熊蹯豹胎也

翰曰殷君玉杯象

寡欲清心為務以理天下比皆有益於時無味於口若專食肥鮮則必喪亡其王道之味故比之有毒腐腸之

藥可以害人亡國之器謂象箸玉杯紂用而亡也

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

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啟徵五臣作運大人有作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良曰融通啟開徵應也上說公子

皆不入今說晉朝之德以耽之言晉通上皇至理繼明之風也晉金德王故曰金華開應也大人天子也

代照配天光宅善曰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尚

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良曰晉德之明則繼日照於天下比天覆於萬物而大居中土也配比光大宅

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善曰姬公文王也國語曰太上基德十五王而

始平之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禄王處岐已見思立賦銑曰基本崇盛也姬公文王也言以德為

本則盛於文王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善曰尚書仲虺曰惟

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孔安國曰言湯有寬仁之德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向曰有殷湯也亳湯所

都地名也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善

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離於畢者雨翰曰南箕星名主風風所以養

物暢通也畢星主雨離著也月行著畢則雨也雨可以潤物雲所以致雨言晉德如風之養物雨之潤物故通

其政化豐其惠澤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善曰景福殿賦曰樂我皇道尚書舜曰有能奮

庸熙帝之載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向曰皇大帝天緝安熙廣也言大道昭明乃天之法則安人廣惠炳

煥謂昭導氣以樂宣德以語五臣作詩善曰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化陰多滯

伏陽道壅塞人氣鬱閼筋骨攣縮作舞宣導之國語曰王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度所以

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濟曰導引也言引和氣以樂宣帝德以謳謠也詩謂謳歌者也教清

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

五臣作官善曰左氏傳曰郊子來朝公與之

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郊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為鳥師而鳥名也翰注同教化也穆美也王猷四塞入函夏謚寧

五臣作靜善曰毛詩曰王猶允塞猶與猷同已見上文爾雅曰謚寧也銑曰猷道謚安也孟夏謂中國也

言王道四方充塞中國安靜也丹冥投烽青徼叫釋警善曰丹南方朱

祝融於朱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徼東方也呂氏春秋曰禹東至青羗之野南至交趾丹粟范曄後漢書遼

東徼外貊人寇右北平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中為夷狄之界也銑曰丹冥南方遠處謂蜀也言

蜀以破拔去烽火不設兵守青微東方謂吳已平却臣
釋捨戊候不用車也南方亦故云丹冥遠微邊也却臣
有走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吳之鼎善曰老子曰天
字

以糞王弼曰天下有道脩於內而已故却走馬以糞田
東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採金

於山以鑄鼎於昆吳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而封
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也翰曰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

馬以理田農也車營田之車鼎鑄金為羣萌五臣反素
器有德銘於上昆吾地名作鼎之處

時文載郁善曰素樸素也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樸論
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向曰羣

氓民也反素謂反於純素之時耕父推畔魚豎讓陸善
文謂禮樂也載則也郁美也

文子曰黃帝之化天下田者讓畔淮南子曰黃帝化天
下漁者不爭坻向曰推亦讓也魚豎謂捕魚人也凡

釣魚者據於陸而臨於水今沐王樵夫恥危冠之飾與化皆能有讓不先自安於已也

臺笑短後之服

善曰長楊賦曰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韓非子曰解其長劒免其危冠

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卑臣僕僕臣臺莊子魏太子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唯劒士短後之服王乃說之也

樵夫采薪者也與臺賤人也危冠短後服戎士衣也恥危冠願事君也笑短服不用兵也

魏魏蕩蕩

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魏魏乎其有成功也良曰六合四方蕩蕩上下也邕和也魏魏功高也蕩蕩德廣也

徒巷歌黃髮擊壤

善曰埤蒼曰髻髮也髻與鋤古字通也大聊切列子曰堯理天下乃微服

游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詩曰黃髮台背爾雅曰黃髮壽也論衡曰堯

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也濟
曰韶亦髮也謂玄髮童子黃髮壽人並歌謠於衢巷田
壤之中也堯治天下大和有擊壤歌曰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蓋和平之至也

解義皇

之繩錯陶唐之象

善曰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尚書大
傳曰唐虞之象刑赭衣不純中刑雜

屨下刑墨幪幪音蒙也 銑曰古者文字未生而伏羲
氏畫八卦以代之言晉之和平法令寬理道出百王亦
猶伏羲解去結繩之政也陶唐堯也 堯
為象刑象法也言晉德雜於文法也 若乃華裔之夷

流荒之貊

善曰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尚
書曰五百里荒服又曰二百里流孔安國曰

要服之外五百里也周書曰四夷九貊孔晁曰貊夷之
之別也莫百反 銑曰華中國也裔遠也流荒窮遠之

地貊夷狄總名謂中國之遠窮
荒之地夷狄皆來王於晉德也 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

乎正朔

善曰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輜軒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祕府春秋說題辭曰蠻服流遠正朔

不及威德則感越裳重譯至也

向曰輜軒輕車也被及也正朔日月歷象之數

莫不駮奔稽

顙委質重譯

善曰五臣曰駿奔走後稽顙左氏傳狐突曰來享禮記曰拜而後稽顙

策名委質貳乃辟也重譯見上文

翰曰駮疾也稽顙手至地而拜也委質謂屈身也重譯謂易失狄之言以

宣於帝

于時昆蛟

感惠無思不擾

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

馬說文云蛟行也凡生之類行皆蛟也

毛詩曰無思不服應劭漢書注曰擾馴也向曰于時謂當時也昆蛟

昆蟲也帝德及於昆蟲故感惠也而天子之心無所不及也擾猶及也

苑戲九尾之禽

棲三足之鳥

五臣作鳥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白虎通曰禽者何鳥獸之總

名明為人所禽制也典引曰三尺軒翥於茂林蔡邕曰
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向曰苑囿天子育禽獸九

尾禽狐也三足鳥鳥也皆天子有至德
此物乃見狐游戲於苑禽與獸通言
鳴鳳在林彩禍

於黃帝之園
善曰禮瑞命記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
于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

梧桐終不去漢書曰楚
人謂多為夥
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
善曰

傳蔡墨曰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各有雌雄也杜預曰孔甲少康之後九世之君也良

曰帝孔甲好養龍
盈過也沼池也
萬物烟
炅於天地交泰
善曰周易

縕萬物化醇人曰天地交泰
良曰烟炅和
義懷靡內

化感無外
善曰莊子徧謂周曰吾知道近乎無內遠乎
無外濟曰王者之義心懷所感無內外皆

同此無私之意靡亦無也

林無被褐山無韋帶

善曰老子曰聖人被褐懷玉漢書賈山上

疏曰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

翰曰被褐之衣逸人服也韋皮帶亦野人之帶山林之中無隱

逸之人皆悅王道而來

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

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說

使百工營求諸野乃審象旁求於天下孔安國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也史記曰呂尚年老矣以漁釣奸周

西伯將吹卜之曰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論語子曰臧文仲居蔡鄭玄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

濟注同靈龜

搢紳濟濟軒冕藹藹

善曰封禪書曰因維縉紳先生

之略術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廣雅曰藹藹盛也

良曰搢紳軒冕衣冠車服也濟濟

藹藹美盛貌

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

善曰淮南子曰

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遊，遊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嚴君平老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德與天地齊光。

良曰：二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善曰：莊子曰：黃帝問廣儀：天地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成子廣成子蹶然而起。

司馬彪曰：蹶，疾起貌。濟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苦縣

善曰：鄙夫已見西征賦，司馬遷書曰：謂略陳固陋，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為也。濟曰：公子聞晉德之盛，驚之而言蓋理有堅志於狹陋，守愚蒙之性，堅固也。狂狷，愚蒙也。蓋理有

毀之而爭寶之訟解。善曰：莊子曰：庾市子肩之毀玉也。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庾市子聖人

無怨者也。人有爭財相鬪者，庾市子毀玉於其間而鬪者止。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

痊。善曰：呂氏春秋曰：齊閔王病瘠，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

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司馬彪莊子注曰痊除也翰曰初大夫喻公子以音樂田游之事而公子怒而不應今聞皇風聖美而怒解疾痊亦如昔有仙人見二人爭寶仙人自毀千金之璧二人曰彼千金璧尚且不愛而毀之何況此乎爭訟遂止齊威王有疾文摯云王疾得大怒必痊文摯乃不脫履登王牀王大怒殺文摯疾乃痊也

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部

部

家之屋

善曰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覆瓿障光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覆閭之甚也向曰部

家幽閭也

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

欲故靡得而應子

善曰注與向同田游獵也蕩游也利刃謂劒也駿足天驥也老氏老子也

飲所也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靡無也應從也
至聞皇風載韙于

時聖道淳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韙是也于匪切尚書
曰政事惟醇孔安國曰醇粹也銑曰載則

淳厚舉實為秋摘藻為春

善曰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
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吾

不復樹德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食
其實今子樹其非人也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也銑

曰舉用賢能亦如秋時萬物成實也發禮樂
文章如春之萬物榮美也摘發也藻文也

下有可封

之民上有大哉之君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
封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民或為屋也銑曰堯治天下和平
比屋可封爵也謂下人皆邊善也大哉之君堯也

余

雖不敏請尋

五臣作從後塵善曰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
事斯語應援與桓元則書曰耿

不策馳歌尋後塵也向曰不敏猶不達也公子請從大夫後塵以從任也

詔

漢武帝

向曰漢書云武帝諱徹景帝中子諡曰武詔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於天下

也此謂下州郡求賢良馬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

致千里

善曰言馬不良或奔或蹏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塗聲類曰蹏蹏也杜計切翰曰以馬比賢

人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善曰越絕書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

也翰曰賢人或以小節犯負時譏而見棄累者則藏器於內可以立功名晉灼曰被世譏論也夫泛

方奉切五臣無夫字駕之馬跡拓氏弛之士亦在五臣無御之而

已善曰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氣力乃能敗駕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跡或音尺

濟曰泛敗也跡逐御用也良馬奔而有餘力者必敗駕車之儀也人有才器卓異必見疾而逐之黜而廢之

也此亦在人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善用之而已

及使絕國者善曰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察觀也

察審知然後薦之也桓子新論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也銑曰其辭也察求也吏謂在官者民謂百

姓也茂美盛也令其美才殊異於等倫堪任將相及奉使遠國者進之絕遠也

賢良詔銑曰前詔郡國求賢良而賢良畢至此詔問之策也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善曰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

也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犯

銑曰畫衣冠之象以殊於常服將使犯法

者服之以當刑罰而人乃無犯者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

日月莫不率俾孔安國尚書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也

良曰燭照率循俾使也帝德廣運日月所照之地皆循

順帝道而

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

善曰紀年

求使用 除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

其有靈德以及鳥獸焉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 向

錯也 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夫傳爾慎今挹婁地是也。在大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北發似國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河關之西。挹於甲切。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云。教通於四海。海外肅慎北發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氏羌米服鄭玄詩箋曰。氏羌夷狄國別在西方也。向曰。肅慎北發渠搜氏羌四國名皆米服。

帝星辰不孛

勃

日月不蝕

翰曰字

山陵不崩川谷不塞

善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日月不蝕。星辰不孛。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絕矣。翰曰。和氣流通。麟鳳

在郊藪河洛出圖書

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鳳皇麒麟皆在郊藪。周易曰。河洛出圖書。

書聖人則之。濟曰。數澤也。天子烏虆何施而臻此乎。

有道則河出圖書皆應瑞也。濟曰。烏虆歎美之辭也。臻至也。言今朕獲奉宗廟風興

堯舜成康施何德惠以至於此哉。

以求夜寐以思若涉

善無涉字

淵水未不知所濟

善曰尚書曰予惟小子若

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良曰獲得夙早興起寐卧

未知所濟度言危懼也

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

德

善曰如淳曰猶詩曰猗歟那歟也猗美也偉大也歟辭也言美而且大

向曰猗歟辭也歟宗廟事大何

以行道可以明光先帝大業美德者也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

翰曰參及配也三王禹

湯武王也朕之不敏

善本無不敏兩字

不能遠德

良曰敏達也言我不達不能遠比堯

舜三王之道

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

善曰國語越王句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達

曰親而近故曰子大夫也

向曰子大賢辭覩見也

賢良明於古今

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翰曰

察明也言受我策文明我疑問皆書之以對述于篇章當親覽之咸皆著述也

冊

善曰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禮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冊魏公九錫文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

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

錫鈇鉞九錫鉅

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

善曰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獻帝時為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

卒魏錫勗所作向曰文章志云潘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也少有逸才為尚書右丞也

冊符命也諸侯進爵受於王冊書其功績魏公曹操也錫賜也賜之九物以示功之重

制詔

善曰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為法制也詔猶告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翰曰北漢獻帝

之制也制者王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志曰魏

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封武平侯建安九年領冀州牧也良曰持執也執節出外令得專前事以示天子

之信以明重臣之忠節也領統也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

唐衛

善曰朕謂獻帝也左氏傳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入厚成

叔弔于衛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佗境尚書曰過矣西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

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催復追戰王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幸聞喜七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

郡有安邑縣開喜縣然自開喜入洛必塗經河內河內本衛國河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也濟曰不德謂

無德也閔病也謂靈帝崩也越遠也西土當此之時若長安也唐謂安邑堯所居也衛謂河內也

綴去旒流然旒善曰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旗

西耳旒曰旒冠上垂珠而綴於冠者言帝室之危如旒之懸然辭也宗廟之祀社稷無位

羣山覲記覲逾連帶城邑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

不冀望上位也說文曰覲幸也覲欲也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善曰孟子曰紂

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良曰言即我天下叛逆而我無一人之柄尺土之分獲得也

五臣無高祖之命將墜於五臣地向日墜朕用夙興假我字

寐震悼于厥心

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假寐永歎楚辭

曰心震悼而不敢也

濟曰夙早興起也

曰惟祖惟父

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

善曰尚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

辟人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鄭玄曰先正先臣為公卿大夫也

父為股肱之臣以輔佐先帝之政其誰憂我身者言曹公憂我也

乃誘天衷誕育丞相

善曰左氏傳甯武與衛人盟曰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毛萇詩傳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生也

向曰誘進衷心也誕謂生也言曹公祖父憂深於國乃進至忠之心於上天遂生丞相終保漢室丞相即曹公

也保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

善曰尚書周公曰天壽平格保

人有啟人曰用敬保元子弘濟于艱難左氏傳然明曰鄭國其實賴之也翰曰言曹公安理我國家大濟艱

難我實蒙賴其功德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將封保安人理弘大也

為魏公授其古先常行之禮使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曹公敬承我命也典常聽承也

后釋善本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我行此君之忠

於本朝也善曰魏志曰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等同時俱起卓兵彊莫敢先進太

祖遂引兵西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間王政又曰會于洮謀王室也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

王室向曰董卓為亂之首故云初也興起也羣后謂諸侯也諸侯見王室遭難皆去其位為王室謀安定之

策而曹公則引進忠誠先開兵戎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之行伍以除亂也攝進啟開也

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跡以寧東夏此

又君之功也

善曰魏志曰青州黃巾衆百餘萬入兗州遂轉入東平太祖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

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以亂天常尚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也

翰曰黃巾賊張角自稱黃帝天兵三十六萬皆著黃巾於首也反易天常謂亂天之常道也侵我三州謂青

州兗州東平郡延于平民謂延及禍難於平居之人也而曹公討之大破翦除其跡謂盡殺也寧安也東夏洛

陽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亦賴君勲剋黜其難善曰魏志

奉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逃走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也良曰韓暹楊奉

並董卓將也專擅其威於關中賴曹公之功能退其禍難也勲功克能黜退也遂建許都造其

京畿設官兆

五臣作兆

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又此

又君之功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

分職又曰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也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向曰兆壇

域祀祭也建立造作獲得又治也時洛陽宮室並為董卓焚毀遷立都於許作我京兆封畿設置官班始為壇

瑩祭祀不失漢家舊事禮樂之物者也索術僭逆肆于淮南懾之憚君靈

用丕顯謀斬

其

陽之後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

此又君之功也

善曰魏志曰索術字公路欲稱帝於淮南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

走留其將橋蕤公擊破蕤等斬之左氏傳曰肆於民上杜預曰肆苑也斬縣屬沛在陳之東也魏志曰術為太

祖所敗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乎鄰國鄭玄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傳曰民逃於上曰潰也翰曰肆恣也懾憚猶畏難也丕大後患稜奮厲嚴殞死潰亂也言袁術僭號為帝於淮南曹公征之術畏難公之威靈大明之謀術乃棄軍而走曹公斬其將橋瑁於蕪陽蕪陽地名也授首謂斬獲其首公奮其威而淮南之逆懼公嚴整而袁術死亂

廻戈東指呂布就戮

善曰魏志

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兖州牧建安三年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擒布殺之長楊賦曰迴戈指南越相夷濟曰乘軒將返征袁術迴兵而東入破呂布而殺之

乘軒

五臣作轅

將返

張楊沮

與

斃睦

雖

固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

善曰

魏志曰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征呂布張楊將揚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睦

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救固人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衆屯宛太祖南征軍有水繡等舉降左氏傳曰楚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毛萇詩傳曰沮壞也向曰破呂布而還也轅車也張揚肱固皆敗而誅死也張繡降曹公沮敗斃死也伏罪謂誅之也稽拜也

袁紹逆

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

善曰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天子

以紹為太尉會

太尉會天子都許紹擇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也

銑曰袁紹逆亂常道恃其兵衆內懷輕

侮天子

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

善曰

曰有識之士莫不與足下寒心羅周說孟嘗君曰寒心

酸鼻周易曰孰用黃牛固志也

翰曰寡少也寒心謂

戰慄所懼漢室不全

君執大節精貫白日

善曰論語曾子曰臨大節

戰士無堅固之志

而不可奪戰國策唐睢謂秦王曰聶政之刺韓僇也白虹貫日翰曰精誠明信通貫白日者天下所見明也

言曹公之心亦如日也

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屈官度

五臣作渡

大殲

醜類

善曰魏志曰建安五年公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公擊瓊斬之紹衆大潰紹棄軍走

毛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鄭玄曰致天所以罰殲紂也爾雅曰殲盡也醜衆也良曰致及屆致也官渡地

名殲殺醜惡也言至官渡大殺惡類謂破袁紹也

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

之功也

善曰說文曰出溺為拯也良曰俾使拯拔墜落也言使我拔危於若落之中也

濟師

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集其首

善曰青冀幽并也魏志曰紹出長子譚

領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破之斬譚又曰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

瑛捕斬之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也濟曰洪大拓定也四州謂青冀幽并袁譚高幹二人名也咸皆

梟懸也言皆斬首而懸之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善曰

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入海陽又曰黑山賊張燕率其衆降封為列侯銑曰海盜

黑山三賊據處也言其奔散或來順善而降也迸散軌跡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

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

善曰魏志曰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袁紹皆立其首豪為單于遼西單于蹋頓尤疆故尚兄弟

歸之數入塞為害尚書周公曰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孔安國云崇重也右北征三郡烏丸袁尚袁熙與蹋頓遼

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巨祗等數萬騎逆軍公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即斬

尚熙等傳其首管子曰桓公征孤竹之君懸車束馬踰太行至卑耳之山也翰曰烏丸三種北狄也崇大也

言其大亂已經二主故云二代索尚因烏丸一亂近據塞北之地以為叛逆而曹公經行險阻束馬懸車以上

下也一行羣逆劉表背誕不供貢職善曰魏志曰建安皆滅逼近也

表表卒其子琮降左氏傳楚伯州犂謂鄭行人揮曰子姑憂子暫之欲背誕也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

供濟曰誕欺也言背國家不供貢賦之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善曰廣雅

濟曰逝往也言天子大軍將行向其百城八郡交臂衛路其威風之聲先已往所止而聞也

屈膝此又君之功也善曰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齊楚檄蜀文曰匈奴屈膝請和也

銑曰百城八郡謂劉表所據地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也交臂屈膝謂來降自縛拜也

據河潼求所逞

五臣作逞所

欲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

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

相助同好相趨思玄賦曰飄飄神舉逞所欲向曰馬超成宜據關中反同為惡逆以相濟濱據臨河也河潼

二水名逞縱也所謂為篡逞也

殄之渭南獻馘

古麥萬計

善曰小雅曰殄盡也毛詩

曰在泮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左耳也羽獵賦曰杖鏐鉞而羅者以萬計翰曰言盡殺之於渭水之南馘割

耳也戰勝則割死人之耳以獻於君蓋計數也萬計言多也

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

又君之功也

善曰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左氏傳鮮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

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

善曰鮮卑丁令二國名春秋說題辭曰蠻服流遠正朔不及盛德則威越裳重譯至也毛詩疏博物志曰北方

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獫狁三曰密舌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然白屋今韃靼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並以單于為

單于疑字誤也單音必計切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北羈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

當封為白屋王漢書曰邛笮諸吏北面南夷也又曰滇王降諸吏然請吏請漢為之置吏也向曰鮮卑丁令

單于白屋皆夷狄之名重譯謂使人傳易夷人言君有以宣於君也請吏謂請為官吏帥職謂帥其職貢

定天下之功重五臣有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善

左氏傳史趙曰舜重以明德宣德於遠也翰曰以曹公之明德班述天下宣而行之以為風俗之美旁

施勤教恤慎刑獄善曰尚書曰旁作穆穆迓衡弗迷文武勤教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

文王周攸兼于庶獄庶慎也良曰勤惠恤憂也

吏無苛政民不回慝

善曰禮記曰孔子過山側

有婦哭於墓者而使子貢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夫
人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左氏
傳季大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曰豷謂庸回服讒
蒐慝杜預曰曰慝惡也銑曰苛繁同奸慝惡也敦崇

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

善曰尚書曰敦叙九族鄭玄詩箋曰

崇厚也論語繼絕世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尚書曰咸秩無文也

濟曰敦重崇尊援引罔無秩序也百官

絕世無嗣者引而繼之也者舊美德前代立功之人無不皆序其功德也

雖伊尹格于皇天

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善曰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

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法言曰世稱東方生之盛其遺書蔑如也毛萇詩傳曰蔑無也翰曰格至也伊尹

之高德德至皇天周公之明德遠照于四海比之曹
公則無如德者若此蓋禮言之辭過實也方並也
朕

聞先王並建明德

五臣作

之以土分之以民

善曰左氏傳曰子魚

曰昔武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

殷人七族向曰先王謂周武王明德謂周公太公
祚之以土地封疆分之以民使主治之建立福祚也**崇**

其寵章備其禮物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謂尊也禮記
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識

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
禮物銑曰物文色之類

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

善曰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又曰予欲左右有民
也良曰蕃衛謂援護也言左右輔佐其時王也厥其

也世**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

善曰尚書曰武王
既喪管叔及其羣

弟乃流言於國又曰西土人亦不靖翰曰周成謂成王管叔蔡叔也靖安也言其不安者謂其作亂也懲息

也言息管蔡之功也難太公之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濟曰錫賜也履足履使得

行於四方專征伐之意東至於海西至於五臣河南至于穆陵北

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善曰左氏傳管仲對屈完之辭向曰穆陵無

棣地名也五侯公侯伯子男也九伯九州之長伯長有罪者太公實得往征伐也世祚太師以

表東海善曰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銑曰祚福也太

師則太公也為周王之師言世福於我爰及襄王亦有楚

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

拒鬯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人敗

績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拒鬯一卣虎賁三百人人曰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攢茅之田於是

始啟南陽又范宣子曰晉主夏盟杜預曰為諸夏盟主也良曰襄王之時楚叛王命晉侯與之戰楚人敗績

王乃命晉侯為諸侯之長賜以二輅車虎賁勇士鈇鉞兵器也拒鬯黍香草也令祭宗廟用之大開南陽之

地以屬於晉晉於是當代故周室之不壞緊

鳥

二國之

五臣無

是賴

善曰二國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王室不壞緊伯舅是賴杜預曰

緊發聲也

翰曰言周室不壞亂是賴齊晉二國以為援護蓋將封錫曹公乃引此古典者也

今君稱

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尊揚弘烈

善曰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沖

子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向曰上引古人此重述曹公也言曹公大明之德明安我身奉

當天命引明大業也丕大保安朕躬身答當導引揚明弘大烈業也我綏爰九域罔不率

俾善曰尚書曰綏爰有衆曰無戲怠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尚書注曰海隅日出

罔不率俾向曰綏安爰於也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

齊晉朕甚慝女焉善曰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六焉朕甚慝焉翰曰伊尹周公言

曹公之功高於伊尹周公賞尚卑於齊晉二國我甚慝也朕以眇身託于兆民臣

作人之上善曰漢書宣帝詔曰朕以眇身奉承宗祖人曰託于兆民之上也良曰眇小也帝自謙也

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善曰尚書曰肆予冲人永

思厥艱又曰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濟曰言思其艱難若涉深水之危懼也非曹公所濟

我無委任之所也
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

鉅鹿常山
五臣本無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公

使使
五臣只一使字持節御史大夫慮
善曰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郁慮持節策命

公為魏公司馬彪續漢書曰
慮字鴻豫山陽人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

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
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金銅虎符五竹使符十范

曄後漢書杜詩上書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
其餘徵調竹使符向曰第五第十符之數
善無右錫
右字

君玄土苴
子余以白茅爰契爾
五臣龜用建冢社
善曰尚書緯曰

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龜毛萇曰契問也鄭玄曰契灼其龜毛詩曰乃立家土戎醜攸行毛萇詩傳曰家土大社也向曰諸侯有功則各以其方土賜之襄以白茅魏在北故云玄也爰於契灼也言於此灼汝龜以下用立家社也家社

立如天子

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

善曰尚書曰乃召畢公毛

公孔安國曰畢毛皆國名入為天子之卿佐

周邵師保出為二

伯

善曰尚書曰邵公為保周公為師鄭玄毛詩箋曰召伯姬姓也作上公為二伯銑曰周公為太師邵公

為太保出歸於國則為二長

外內之任君實宜之

翰曰上言畢毛周邵為內外之職此

言曹公實宜居之

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

翰曰其語辭也言丞相兼統牧如故

今更下傳爾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

綬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既下新傳命上故傳及印綬也尚書曰肅將天威又曰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爾雅曰允信也

銑曰曹公先封

武平侯言今更下傳魏國之璽敬將我命以信治華夏

於我此言却入武平侯印於天子也

之人故武平侯印綬所傳授者宜上還

今又加君九錫

其敬聽後命

善曰左氏傳宰孔曰且有後命也

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

儀

善曰家語孔子曰唐叔封於晉以經緯其民王肅曰經緯猶織以成之國語泠州鳩曰爾民軌儀也

使

安職業無或遷志

銑曰言無得或

是用錫君大輅戎輅

五臣無戎輅字

各一玄牡二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也良曰輅車也

玄牡馬也

二駟八匹

君勸分務本

所民昏作

善曰左氏傳臧文仲曰貶食省用務

勸分杜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尚書曰惰農自安弗啓作

勞也良曰

粟帛滯積大業惟興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

之謂大業濟曰勸人農

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

亦

副馬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衮卷龍衣玄上纁下冕冠也周禮曰王之服履亦舄青絢也翰曰衮三公服

也舄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

善曰杜預左氏傳曰尚上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

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

爭也濟曰敦重俾使也少長有禮上下咸和

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孝經

子曰上下無怨尚書曰用咸和萬民也是用錫君軒

懸之樂六佾之舞

善曰周禮曰小胥掌正樂懸之位諸侯軒懸鄭司農曰軒懸去一面也左

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諸侯用六杜預曰六六三十六人也向曰軒懸諸侯樂也佾列也謂以

舞為行列有六行行六人也

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

善曰尚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

翼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遠翰曰翼佐爰於也言佐我宣布風化發於四方也

人回面華夏充實

善曰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面內向漢書班固昭紀贊曰匈奴和親百

姓充實也

良曰回面謂臣服也華夏充實謂人富也

是用錫君朱戶以居

善曰服虔

漢書注曰朱戶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也潘岳集曰制詔魏公朱戶納陛就所治作也濟曰朱戶天子禮貴

之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

善曰鄭玄周易注曰研喻思慮哲尚書咎繇曰在知人禹

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也
向
曰研精明智思天下之所難也哲智也帝天也
官才

任賢羣善必舉

善曰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材論語子
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也
銑曰官者

必以其材任使者必用
是用錫君納陞以登

善曰漢書
音義如淳

注曰刻殿基以為陞以有兩旁上下安也孟康曰謂鑿
殿基際為陞不使露也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陞

故內之雷也
翰曰納陞者
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

善

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尚書王曰正色率下也
濟曰秉執也正色謂無私也處中處大中之道也
纖

毫之惡靡不抑退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李咸奏曰春秋
之義貶纖成之惡采毫毛之善也

良曰百姓百官有纖毫之奸惡
者無不抑折而退之靡無也

是用錫君虎賁之士

三百人

善曰尚書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孔安國傳曰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

皆百夫長

向曰

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

善曰國語歌姜曰大史司

虎賁壯勇人也

載糾虔天刑章昭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尚書曰降

災于夏以彰厥罪也

銑曰察天子刑法明其有罪無

罪也章明

厥其也

犯關千紀莫不誅殛

舉力反

善曰左氏傳

也

孫紇千國之紀

犯門斬關孔安國尚書傳曰殛誅

也

是

用錫君鈇鉞各一

善曰蒼頡篇曰鈇堪也

質也

君龍

驤虎視旁眺八維

善曰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周易曰

虎視眈眈楚辭曰引八維以自導也

龍舉謂高也虎視謂威也旁眺天下恐不安也掩討逆

龍舉謂高也虎視謂威也旁眺天下恐不安也掩討逆

掩討逆

掩討逆

掩討逆

節折衝四海

善曰毛萇詩傳曰揜大也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諸侯則逆節萌起晏子春

秋

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子之謂也良曰掩襲征討其逆亂天子之節制者折挫奸惡衝

突彊敵於四海之內

是用錫君彤弓

同

弓一彤矢百旅

盧

弓十旅矢

千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旅黑也弓一矢百則失千弓十矢

銳曰皆弓矢也諸侯有功賜之君

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

善曰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又曰張仲孝友也翰曰基

本明允篤誠感

五臣作咸

乎朕思

善曰左氏傳曰高陽氏有子明允篤誠也向曰允

信篤厚也

是用錫君秬鬯一卣

酉

珪瓚副焉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

秬釀以鬯草卣中樽也以圭為杓謂之圭瓚也瓚卣也秬鬯黑黍香草所以為酒使供祭祀也卣樽也瓚杓也

以珪為柄珪璚皆玉名也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

王之制

良曰魏公之國置丞相官及卿大夫百卿如漢諸侯之法

君往欽哉敬服朕

命

銑曰君往欽哉敬服用也

簡恤爾

五臣作余

衆時亮庶功用終

爾顯德

翰曰當簡閱憂恤汝衆士是信衆功用終汝明德也爾汝時是亮信庶衆也

對揚我

高祖之休命

善曰尚書王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時亮天功入曰敢對揚天子休命也

向曰對當揚明休美也言當明我高祖之美命以安我漢之社稷

文選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令

宣德皇后令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暄之齊世祖

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

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

位梁王於荊州立南康王為帝進梁王為相

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

后勸令

受封也

任彥升

良曰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昉為太后令梁王受

禪秦法皇后太子稱令命也

宣德皇后敬問其位

善曰言梁武故曰其位謂在位百官也

夫功在

不賞

五臣作不在賞

故庸勲之典蓋闕

善曰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

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諂臣日貴史記蒯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勲親

親昵近尊賢也

銑曰有功存時而不賞者則用功之常典是闕而不行也庸用勲功也

施倖造物

則謝德之途已寡

善有也字善曰言恩施既隆倖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

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也

曰梁王施功等造化之成於萬物答謝之道也

要不得不

少者蓋為功至大不可報謝也

彊為之名使荃宰有寄

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彊為酬

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彊為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適遠一世問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昭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也向曰雖不可答

然要不可彊為立名以王天下使君臣有所寄托也荃君也宰臣也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

淵善曰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也向曰公謂梁王也淵深

也**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善曰

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良曰不改參辰不易日月謂定天下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

在昔晦明

隱鱗戢翼

善曰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

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而匿景也濟曰梁王在昔微時暗潛

其明如龍鳳隱鱗翼也晦暗戢斂也

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

善曰謝承

後漢書曰范滂博通羣籍范曄後漢書曰馮續博觀羣籍楊子法言曰一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

意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也
謂潛隱之時廣通經籍推尊師傅也博廣也讓齒謂推
尊之也
劍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
善曰魏志段灼理
鄧艾曰父勇氣陵

雲士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唯
聖人能焉
翰曰劍氣謂勇氣也此謙厚之道必致尊也

辯析

先

天口而似不能言

善曰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
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

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
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向曰辯析謂分別事理也

文擅雕龍而成輒削

五臣有

藻

善曰說文曰擅專也七
略曰鄒赫子齊人齊人

為之語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
文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藻如淳曰所作起
草為藻良曰言專擅於文若雕龍
之衫飾文也則輒削除其藻草之本
爰在弱冠首應弓

旌

善曰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襄然為舉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曰夫

招士以旌大夫以旌也

濟曰弱冠二十時也首初也凡天子招引賢良皆使使執方旌以為天子之信客

游良朝則聲華籍甚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來朝從

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良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

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銑曰客游梁朝謂比漢朝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於梁孝王

門聲名籍甚於天下謂梁王行初為巴陵王府法曹故以此也

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曰周玘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長老延君譽于四

方也翰曰薦進也梁王遷為太尉王儉府祭酒宰相也道德深遠為天下所譽而高者也

隆昌李

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

隆昌韋昭國語注曰李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向曰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王室之事於

此末年始為著威結合謀策又在此年也季末也維新謂初也締結構合也

功隆賞薄嘉庸

莫疇

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也良曰嘉善庸功莫無疇報也

一馬之

田介山之志愈厲

善曰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

子曰卜者卜山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

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濟曰田十斤為通通十為城一馬言少

也介山介之推也謂介之推不受晉侯祿也言齊以梁王功多禪之帝位以報功猶如封一馬之田未為多也

然執志固辭益高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善同銑注於介推也愈益也

邴受容位至六百石輒謝病而去亦比梁王辭爵祿也漢馮異每舍止處諸將並坐論功而馮異獨屏於樹下

不共論功軍中號為大樹將軍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言梁王不受功號亦斯存也

南牧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

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取南下而牧馬也

翰曰擁執也旄旌旗之屬以麾衆也司部司州也推轂代謂北胡也梁王鎮司州胡馬不敢南牧牧放也

樊鄧胡塵罕嘗夕起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

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

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

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向曰王

者遣將必跪而推其車轂梁王將兵據樊鄧二城則胡

兵之塵希惟彼狡童窮凶極虐五臣作窮極凶虐善

能夕起也即位媒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

彼狡童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童謂紂也鈇曰狡亂

也童謂東昏侯即位行暴虐誅戮良善比之童僕也衣冠泯絕禮樂崩喪善曰宋

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劇秦美新曰弛

禮崩樂塗民耳目也濟曰泯滅也謂東昏侯無道

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

陳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誓衆士左氏傳

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良曰言告其軍旅誓成

五

衆士白羽一麾黃鳥底定

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

自為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驚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 翰曰白羽白旄也黃鳥地名底平

也甲既鱗下車亦瓦裂

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

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也

向曰言凶徒既殞其兵甲若推鱗而下之車破如瓦碎裂 致天之

屆拱揖羣后

善曰毛詩曰欽天之屆于牧之野典引曰欽若上下拱揖羣后 銑曰屆誅也言致

天子誅但拱手以揖百官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 善曰王公卿而已羣后謂百官 命論曰

帝王之作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濟曰豐大之功厚利於

人無得而稱焉功之多不可盡說

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

善曰尚書中侯曰帝

亮文明榮光出河

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良曰祥光休氣並和平之瑞氣也塞滿也

五老游河飛星入昴

善曰論語比考識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

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芭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桃視五老飛為流星上

入昴注曰入昴宿則復為星翰曰堯見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

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于天入于昴言梁王亦有此瑞蓋美言之其

寶無也

元功茂勲若斯之盛

善曰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劉琨勸進

表曰茂勲格乎皇天濟曰元大茂盛勲功也

而地狹乎

五臣作于四履勢卑乎九

伯帝有惡焉輜軒萃止

善曰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

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帝寶融也輜軒萃止謂

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楊雄答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輜軒之使毛詩曰有

鷗萃止也向曰周賜太公履東西南北方行之地狹謂地狹於太公也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此也

惡慙也輜銑曰輜軒輕車也萃聚也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

誠善曰致誠謂請無諛也毛詩曰百辟刑之長笛賦曰致誠致志也良曰某官某甲者謂百官名不可具

載於此故略不言也百辟謂百官皆致其誠信也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善曰

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良曰言梁王讓位不受有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官以朝之庶使此志不為久遠而反復也謂帝位宜定也

教

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

今脩張良廟

傳季友

善同翰注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

至散騎常侍後為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劉裕也晉封宋公時北伐過彭城脩張良廟

乃下此教秦法諸公王稱教教者教示於人也

網紀

善曰虞預晉書東平王薄王豹白事齊王曰况豹雖陋故大州之網紀濟曰網紀謂主簿之司也

教皆主簿宣之故若先呼之
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

善曰

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逢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
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
向曰祀典謂祭祀之常典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

善同銑注

曰管仲相齊而國理禮樂大興故孔子歎曰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微無也被髮左衽夷狄之服言無管仲
為相則禮樂大壞吾其夷狄也此孔子歎
美其功也今宋公撫思此事彌深於情
張子房道亞

黃中照隣殆庶
善同良注
良曰易坤卦之六二爻辭
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言子房之道亞次於此亦繫辭曰顏氏之子其
殆庶幾乎子房之行與顏回照明以為隣近也
風雲玄

感蔚為帝師
善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
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

謂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

也玄深也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善曰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

用良計諸侯皆圍羽垓下羽敗自劉說文曰出溺為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向曰夷平也子房

能平項羽定漢祖拯也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善曰典

冠德卓綽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良曰固已辭也

參近軌跡也伊伊尹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此二賢臣也冠首也仁德乃為管仲之首

善作之上道契商洛善曰答賓戲曰齊甯激聲於康

交神之上道契商洛善曰答賓戲曰齊甯激聲於康

上有一父老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素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

綺李李夏黃公用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翰曰子房受黃石兵法於圯橋黃石公神也商洛山名四皓居其中也子房為呂后畫策迎之以得太子位遂定契合也

顯默之際杳然難究

銑曰籌策明默杳然深遠難以究探也

淵

流浩漭莫測其端矣

善曰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

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挹擊而知大道杳然難言哉吳都賦曰頡頏沉漭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張良慮若源泉不可測也濟

塗次舊沛佇駕留

城

善曰漢書沛郡有留縣人曰張良為留侯爾雅曰佇久也謂佇久也向曰宋公行途次沛國立駕留城

留城子房所封留侯之地也

靈廟荒頽遺像陳昧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

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
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雅曰昧闇

也向曰撫跡懷人永嘆寔深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
像形也

曰寔也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善作者亦流連
京

於隨會善曰史記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為大
梁夷門門者太史公過見梁之墟求問其所謂

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
原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

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
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常為原銑曰言太史

公佇思想侯羸之迹也九原晉大夫擬之若人亦足以
葬所也文子流連下淚以思於隨會

云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毛萇詩傳曰云言也
向曰擬比也若人言此人謂侯羸隨會亦足以言子

房也。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善曰左氏傳君

子曰蘋蘩蘊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也。海曰蘋蘩水草也行潦雨水言守以忠信雖物之微可

時薦也。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善曰廣雅曰抒潔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

也。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主者施行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善曰宋公楚元王後故脩治其墓也。翰曰楚元王

名交漢高祖異母弟也封於楚諡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見故脩之。

傳季友

綱紀夫襄賢崇德千載彌光。善曰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襄有行鄭玄禮

記注曰崇尊也
向曰彌益也
尊本敬始義隆自遠
善曰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

萬教流化
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
貴始德
楚元王
之本也良曰本始謂先祖宋公漢之孫也

積仁基德啟蕃斯境
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為楚王

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
語太子晉曰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
銑曰基本啟開

也斯境謂彭城
彭城屬楚故也
素風道業作範後昆
善曰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鑒

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都正擇譏曰創
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
銑曰素風儉

約純素之風道業謂博通
本支之祚實隆鄙宗
善曰毛詩曰本

經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
支百世楊脩賤曰述鄙宗之過言也
濟曰支
遺芳餘
體祚福隆盛也隆盛我鄙賤之宗鄙者謙也

烈奮乎百世

善曰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

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翰曰烈美奮發也而丘

封翳然墳塋莫翦

善曰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也向曰封疆界

也翳然荒蕪莫翦謂無人翦除灑掃

感遠存往慨然永懷

善曰李陵書曰能不慨然毛詩

曰維以不永懷良曰感傷遠化存思往事慨然為歎而長懷者也

夫愛人懷樹甘棠且

猶勿翦

善曰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爰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決

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也銑曰愛其人懷其德者則召伯之植甘棠且猶不翦甘棠木名追

甄

墟墓信陵尚或不泯

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鄴曰墟墓之間未

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家三十家
魏公子无忌五家也濟曰甄榮泯滅也漢詔魏信陵

君守家五家
實為不滅

沉瓜硃結所興開源自本者乎

善曰毛詩
曰縣縣瓜

硃也翰曰言召伯信陵尚且如此沉我與元王
如瓜蔓所起相連開源自彭城為本也硃蔓也

可蠲

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善曰郭璞方言注曰
蠲除也向曰蠲免

復除也謂免除也墓五家
謂長給灑掃便可常行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善同良注
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

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

翰曰秀才者言其人如草木之發華秀見者愛之高第明經謂德行高遠

明於經國之道第一者也

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

善曰史記

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良曰后君也此

述古之聖君至治者也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

善曰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

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濟曰體象大道功成而不居見其

善者如望之不可及也

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

善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

之上欲往見之廣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

吾語女至道
向同善注

華封致乘雲之拜

善曰莊子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

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

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

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聞千歲厭世去而

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

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

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
拜故互文也良同善注
或揚旌求士或設虞待賢

善曰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
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鬻子曰昔大禹
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簡簋曰教寡人以道者
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鍾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
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也
翰
曰揚舉也求士謂求賢才也餘同善注
用能敷化一

時餘烈千古

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陰脩數化二都威教克平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

餘烈良曰

朕蚩奉天命恭惟永圖

善曰爾雅曰蚩敬也尚書曰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

銑審聽高

居載懷祗懼

善曰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祗

懼也向曰審其聽受高居思危則懷敬懼也載則祗敬也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

箴

善曰禮記曰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何

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也濟曰雖言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魏之闕未有直言之成象魏天子

闕也所以命百官為箴戒之言懸之於上言未箴者未有直言之士寤寐嘉猷延佇忠實

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也翰曰寤寐之間思于善

道延首佇立以渴待忠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善

國語曰越王句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

政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卿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

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太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

利用賓於王也良曰言當選名之秀進於太學利於

時用賓佐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善曰漢書

道升進也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

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銑曰懋美

也三道之要謂國體人事直言也此三者何者為要四

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

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曰剛毅多鹽梅

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今此四者何為通也

鹽梅

之和屬有望焉

善曰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曰以子大夫如鹽梅和羹實所屬望向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號公納諫

善曰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

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也

濟曰千畝之禮以為農先

漢文缺三推土之義賈

生直言

善曰禮記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也

良以食惟民天農為

政本

善曰漢書鄼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勤農

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良曰人以食為天若無人不生也金湯非粟

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

善曰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汜

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銑曰

假如以金為城以湯為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朕式照

也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無邊流亡散者也

前經寶茲稼穡善曰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
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絃戒典善曰國

也種曰稼
文公曰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土乃脉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動韋昭曰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

中於午也脉理也膏上潤也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

蒼龍載青旗躬耕帝藉又曰昔天子為藉田千畝冕而

朱絃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絃以朱組為絃一條

屬兩端也濟曰祥善也擇善之日將行藉田之禮也

青旗藉田之旗也肅敬也膏膏腴也朱

絃冠飾也戒勅典法也言勅正其常法
將使杏花菖葉

耕穫不愆

善曰記勝之書曰春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之輒藺之此謂一耕而五獲

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菖菖蒲水草也翰曰月令云杏花

生種百穀獲收苗也愆失也

清剛

古

冷風

速導無廢

善曰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

道畝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大決也

必於苗中央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良曰剛田中為隴廣尺深尺所以停水以潤田故云清剛冷風所以

養苗明述其義使人法之農事無廢也遵法也而釋耒

虛

佩牛相沿莫反

善曰

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鉞者使賣鉞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

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沿緣也向曰釋廢也耒耕具也漢書曰龔遂見人佩刀鉞者謂之曰汝何為佩牛

春夏不起田畝言刀鋤可以易牛而耕也此云有惰業之人廢耕而佩牛者相習而為如水沿流不返也言惰業之人不復知改也**兼貧擅富浸以為俗**善曰漢書曰兼井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

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令為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銑曰富家兼井貧人常奪其利以自專擅其事為時俗之常然如水浸物日以毀壞言兼井之家可以壞國如此也

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

善曰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

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達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
翰曰爰易均田也言欲使人易田開其制度
以上中下均易之懼
為五臣作
鹵魯
可腴恐時無史白

善曰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焉今生稻梁人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十餘頃因曰白渠也濟曰焉肉薄地也若使此地可致膏腴恐今時無史起白公為渠引水溉之也興廢之術矢陳厥謀善曰尚書序曰咎繇矢厥曰矢直也言易田引渠之術可廢興者直陳其謀謨孔安國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良曰大易易也易云君

子以議獄緩死議其輕重之情以緩赦刑人命深重也規則也

敬法卹刑虞書茂典

善

向注向曰虞書舜典也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欽哉卹憂茂盛也敬法憂刑恐其不申此為盛典

自氓俗澆弛

氏式

法令滋彰

善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深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

沈萬也沈與澡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銑
曰氓民也弛廢也言民俗沈薄廢本遂末也滋多也

肺石少不寃之民

善作人

棘林多夜哭之鬼

善曰窮民天

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曰外朝
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尚書璇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
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
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
鬼翰曰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之寃肺石亦石
也致之於闕有寃訟者立於旁主司牧之春秋元命苞
云樹棘槐聽訟於其下鬼哭謂誅無辜也言寃人且多
復有無
卓者
朕所以明發動容畏食興慮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
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
濟曰明發謂夜待明也畏食
晚食也言見此刑法未中早起晚食動容貌興思慮言

憂也傷秋茶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善曰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茶網密於歲

脂左氏傳鄴舒問於賈李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

如銑曰茶草也其葉繁密謂刑法酷暴亦如之入永念夏日赫然威嚴可畏也網刑也言如張網者也

畫冠緬追刑厝善曰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

貌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良曰堯畫其衣冠使異於常人之飾有犯罪者使服

之人皆不犯故永念之周成王康王刑厝不用厝置也故遠追之緬遠也徒以百鍰環輕科

反行李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善曰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

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李葉喪亂起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

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也

科季葉則穆王時四支謂墨劓宮剕也爰於創始也前

古謂也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善曰韓子曰董闕于為

深澗峭如廬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

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

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翰

曰董安子曰此不入者良由深峻也我若明為峻法天下寧有敢犯者遂作峻法韓非商鞅皆用此治秦乃霸

也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善曰班固歌詩曰三五德

大史記曰仁義之治大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

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因急獨煢煢小女痛父
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
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
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
冀夫人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
銑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少女緹縈詣
闕歌雞鳴之詩上書曰妾父為吏皆稱清平今坐法當
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亦無由也妾願
人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帝憐悲其意
遂赦之今天下除肉刑故稱漢文帝為仁列於史蹟二
途如爽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善曰輕重二途
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
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濟
曰二途謂一用峻法一用寬法如有所乖爽不能
必行則寬猛兼而用之明所安者何也昌明也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

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一曰食二

曰貨也

良曰財者人之所資故利之而聚書云一曰政二曰貨次於政下故曰次貨者通萬物之名

泉

流表其不價懋遷通其有無

善作亡善曰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如浮曰流

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貿遷有無化居向曰表比匱乏也財貨比之泉流使其不乏懋勉也謂遷有貨至於無

貨之處以遂其利皆勉力為之

既龜貝積寢緡

吳 纁

專

善曰漢書曰王莽居

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釜十緡

孟康漢書注曰纁錢貫也 纁 翰曰古者貨用貝寶用龜

比今之用錢以緡纁貫穿之積寢謂積世寢廢也

世代茲多銷漏參

三

善曰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參分或至一倍也

曰謂用錢年代多則銷磨跌漏減薄三倍也

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海歲

之貲

善曰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

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海飢字書曰海仍也銑曰下貧謂貧人不濟者兼辰謂兩日也

中產謂中平之生者海歲謂再歲也貲猶用也

惟瘼

莫

卹隱無捨矜歎

善曰毛

曰瘼病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卹民隱而除其害也向曰惟思卹憂也言此貧人不濟者思而病之愛隱於

心不捨哀矜嗟嘆之至也

上帝溥臨賜朕休寶

善寶下

有命字

邛

恭

斜

之谷

開而出銅

善曰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啟上曰南嶺郡

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我美寶山中開而出銅也帝天溥廣

朕我休美也耶
斜蜀中山名

且有後命事茲鎔範

善曰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昨

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拜漢書曰釋其耒耨治鎔
炊炭應劭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
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翰曰謂此銅後將命工
人事此銷法而用之為錢以利於民鎔銷範法也
充都

內之金紹圓府之職

善曰桓子新論曰漢宣以來百姓
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

良曰金錢也紹繼也太公為周立九府
圓法圓法錢也今將繼太公之職事

但赤仄深巧學

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

善曰言今欲為錢若赤仄則姦
巧學鑄深為可患榆莢則輕重

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
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書曰漢興
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
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貨幣

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
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
亦不廢重於是子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
子權平也若物直十二而母當一十則子二百平之也
應劭曰權其輕重也向曰言今欲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錢亦仄榆莢輕重難為權宜也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
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悉

心研慮推變見事也欽曰開用塞除患
盡也錢之輕重用者除者盡心以對之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治歷
明時毛詩曰去殷之惡就

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也
歷數以明其時則知帝王遷變改易之運

翰曰理其
改憲勅法審

刑德之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
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

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專差浸以繆錯璇璣不正大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迂用望平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曰雷屯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 濟曰帝王之興改其法度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行之

分命

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

善曰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岵夷曰暘谷人曰分命和仲宅

西曰昧谷鄒說未詳炳明也鄒說謂鄒衍說

良曰唐官堯之官天五勝歷數之事

及岵愚夷廢

職昧谷虧方

善曰言司歷之官廢也岵夷昧谷見上句良曰岵夷日出處也廢職謂夏義和涵

淫廢時亂日也昧谷日入處虧方謂失其方位

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

善曰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也向曰漢高祖斬白蛇高祖常執此以自負故云秉素祇也秉執祇神徵應也魏氏將興乃有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應也

紛爭空軫疑論無歸

善曰方言曰軫戾謂相乖戾也銑曰謂律厯

五行日用之理紛爭其事者甚多而疑論竟無所指歸

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

善曰

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尚書序曰恢弘至道也翰曰纂繼洪大弘亦大也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善曰尚書也至大謂妙道也

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也濟曰言今日月光輝美而相應風兩四時和順也

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

大夫何如哉

善曰尚書曰克明俊德良曰克能克明也克命義和欽若昊天言今欲使如克能

明俊德之美不遠而義和敬順天時復還其驪翰改色於理何哉言可致此道乎子大夫秀才也

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濟曰

夏后氏尚黑戌事乘驪驪黑馬也建寅月為正則今正月也殷人尚白戌事乘翰翰白馬也建丑月為正今十二月也言夏殷黑白改色寅丑殊建其何為可分別明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

善曰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

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錄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

星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

俗以御八極 翰曰秉執也錄符也天子受命執之以御制天下也樞北斗第一星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

物所仰而知四 五辰空撫九序未歌 善曰尚書咎繇曰時之不失也

疑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也人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

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向曰五辰五行之時也撫順也九叙謂六府三事也六府謂水火金木土穀三

事謂正德利用厚生也
今未歌者謂其未治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

管子

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大帝思賈誼

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

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銑曰明臺明
堂也天子布政之宮宣室謂漢召賢良之處殿名也若

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

善曰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

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良曰今惻愴哀念每勤勞而軫痛也

故恤

貧緩賦省徭慎獄

善曰應劭曰錄者役也向曰憂貧人寬賦稅省錄役慎刑獄幸四

境無虞三秋式稔

善曰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

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

濟曰四境無度備之事謂

不起甲兵三秋之稼
用有豐稔也虞度也

而多黍多稌

杜
不興兩穗之謠無

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

善曰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
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漁陽

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
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翰曰徐稻穀也幽七月詩

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
今必多此歎者盈多也

宣布政未優將罷

五臣
作疲

民難

業

善曰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禄是遒周禮曰以國土教
罷民 銑曰問宜由布政治之未優洽將為疲弊之

民難成
產業也

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善曰
漢書

詔策罷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難蜀文曰將崇論
宏議也 良曰爾汝宏大同無匡厥其辟君也言登

汝於朝是屬望大議以安治
天下無不同心正其君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

向曰惟辭也建立也典常也言王者立國常命賢良居其官秩

上叶星象下符川嶽

善曰春秋漢合尊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

象者三台星主三公位也下同川嶽九卿法河海三公人象五岳也必待天爵具脩人紀

咸事然後公才授職

五臣作位

揆務分司

善曰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

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爾雅曰揆度也

信禮樂曰天爵人有此六者具脩則為人紀綱皆可從於王事然後因才以授其位度事以分其司主也是

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

善曰左氏傳鄭子謂昭子曰少皞擊之立鳳鳥適至

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

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

氏鄭玄孝經注曰忒差也向曰少昊之立有鳳凰至

故以鳥名官以鳳凰為歷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

司開丹鳥司閉此五正也朱宣則少

昊之號也忒差也言下人皆不差失

九工開於黃序

庶

績其凝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

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弃作后稷契作司

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

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

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侯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

書咎繇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良曰工官也

黃帝將興有瑞雲故以雲為官名有五又有同德者四

人以五合四為九官也黃序則黃帝也庶衆績功凝成

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

善曰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

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

有三也歷茲以降游惰

五臣作情

實繁

善曰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

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綏五寸游惰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實繁有徒

謂從漢至齊游散之官

若閒冗卑

五臣作卑

弃則橫

去聲議無

已善曰荀悅申鑒曰正貧祿省閒冗與時消息昭惠卹下大頴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

恣處士橫議輸曰冗散之官言若閒散之官盡為弃廢則怨嗟橫議無已

冕笏不澄則坐

談彌積

善曰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客耳向曰冕笏官之服飾也若官不事澄清之道則坐

為談譏者益復多積也彌益也

何則可脩善詳其對

善曰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

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銑曰則法言用捨二途何法可脩而行之善為詳審以對我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

傳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

邵公主之袁煥與曹植書曰邵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

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濟

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

績

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庠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

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為邑起冢立祠良曰言雖小邑必樹其風化也五

州為鄉萬二千五百家也績功也

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

善曰呂氏春秋曰宓

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翰同善注

文而

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阼

鹽

危之域躋

五臣

俗於

仁壽之地

善曰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

而不殘也漢書賈誼上書曰安有天下阼危者若是臣瓚曰臨危曰阼或曰阼屋檐也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

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良曰賢史雖守文法不害於人也雖

嚴肅而不殘恭於下故能濟出臨危之人俗為仁義故使人登壽考也阼臨也域亦猶地也

是以賈

誼言天

五臣

下之有惡吏之罪也

善曰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善也故

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銑曰吏之仁賢黎民不犯吏之不肖則民有怨則吏之罪也項深汰

珪符妙簡銅墨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

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商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也

曰項猶向時也汰謂沙汰**而春雉未馴秋螽不散**善曰

珪符謂刺史銅墨謂縣令**而春雉未馴秋螽不散**善曰
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良曰東觀漢記魯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不入中年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雞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蟲不犯竟一異化及

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也言今雖沙汰刺史妙簡縣令而春雉且未馴秋螟復不散也馴行也螟蟲所以

者食苗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關爾無聞善同銑

曰漢吾丘壽王為東郡守有詔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幅湊及至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

時何也言今所選宜薪樞由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

簡善曰毛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樞之毛萇曰山木茂盛

曰仲宣得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翰曰樞積弘大簡略

也大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

網目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賢者意正辭無侵執事

薪積之未久為復網羅之目尚略文選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為有司枉撓向曰悉盡也無侵執事謂無恐侵誤執事之臣不盡意正辭以對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彊國固圖惟舊

善曰

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彊民不脩其禮也

銑曰上智之人且利於民而不

迷於禮大賢之人彊於國無謀於舊法皆取權宜以為制度但利民彊國而已

豈非療飢不期

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

者見之可飲以療飢療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挹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濟濟曰權宜應時之理豈非飢者不擇食拯濟沉溺者豈待為規矩之行步貴救之而已

是以三

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

善曰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

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後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豸韋周

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晉文

齊桓秦繆楚莊宋襄異道謂異其政道殊風謂殊其風化霸長烈盛也

今農戰不脩文儒

是競

善曰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大儒也夫大儒之力過儒生况

大史也

翰曰脩理也今田農及兵戰之事並不理大儒之人皆相馳競

棄本徇末厥弊滋

多

善曰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多事求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向曰徇求

厥其

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

善曰宋臣

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利也墨子賤禮樂而貴

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

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殺音樂有鄭衛也齊同善注

無法將以既道而權

子曰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

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先聖之道而以無法乎以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

閭以弓騎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良曰今

欲專男士為耕女士為桑以資衣食鄉閭之間習於弓騎以備戰也五都復而事庠序四

民富而歸文學

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宮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

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右民也

翰曰庠聚曰序管子曰

洛邯鄲成都也于時此五都人數故欲先農戰後庠序待民富歸大學之道庠序亦學

其道奚若

爾無面從

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也

向曰

言

又問自晉氏不綱開河蕩析

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王隱晉書

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開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也

翰曰不綱謂失其紀綱也開河州郡

為羣賊分析以僭稱之

宋人失馭淮汴崩離

善曰答賓戲曰王塗無穢因失其御應劭

漢書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濟曰宋人宋帝也失取謂亂也淮汴分崩

人離散也淮
朕思念
善作命字
舊民永言攸濟
善曰毛詩曰永言孝思尚

汴二水名
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舊民謂晉宋經離亂之民永言思其所濟也攸所也故

選將開邊勞
去
來
去
安集
善曰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班固曰

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
來還定安集之良曰選軍將開邊境慰勞百姓之勤

苦賜來其復居者
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
善曰納其款開之誠

而使安散者使集
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
遣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

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故脩禮者王
為政者彊也向曰戎狄納言款誠通其和親而我則

布德以悅之
脩禮以制之
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
善曰周禮曰二曰教

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也 翰曰詩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皇華美也言奉君命為美也左傳曰季武子如

晉晉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言今有外蕃懷德來賓亦仰

我如膏雨
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獠夷遽北歸之念
善曰王逸

楚辭注曰遽競也 濟曰關秦也洛洛陽南望謂亂已平齊都江南故云南望獠夷北狄也言其處北有歸化

於國家
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
善曰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

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

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爾至

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銑曰危葉謂秋木之葉落霜而畏風鳥之驚擾聞弦乃落此喻北齊後魏也

無待干戈聊用辭辯良曰言其易為誅伐片言而求三

輔一說而定五州

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

右扶風是為三輔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五云五州顏延之待遊曲阿詩云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何曰三輔後魏所都五州北齊所據片言之辯說可求而定之豫青徐兗冀州曰五州斯路何階人

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善曰爾雅曰階因也言進嘉謀當謂頌汝志以沃帝

心也周禮曰揮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揮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

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啟乃心沃朕心
翰曰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斯路以及之誰人或堪
為此事誦述也沃猶洗也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升

銑曰天監梁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善曰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

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至泉山尚書曰武王
朝至于商郊也濟曰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而齊東

昏侯無道因藉時來乘此歷運

善曰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

比之於紂
之運也向曰謂東昏無道武帝伐之而齊

當宸永念

禪位於帝故曰時來而乘此歷會運會也

大選

三

猶懷慙德

善曰禮記曰天子當展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向曰展天子屏風也

慙德謂謙無德而為人君也

何者百王之敝齊李斯甚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

百王之敝李謂末年

翰

衣冠禮樂埽地無餘

善曰衣冠制度

曰百王謂古來之王也

禮樂軌儀皆見廢棄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濟曰言如埽地而淨一無

餘者彫斲

善作

利方經綸草昧

善曰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珣而為樸蘇林漢

書注曰利角之利與利剗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人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草

創昧昧爽也

銑曰彫斲利方飾圓方也經營綸理也草昧謂造物之始如是冥昧也言欲營理造禮樂也

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

善曰周禮曰王

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向曰三王夏殷周也粗略也六代黃帝及堯舜三王也宮天子之懸樂

判卿大夫也言上下禮樂略有分辯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善曰尚書曰

語裨謔草創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向曰百度法制也草創創始也言法制造始倉廩無備若終

畝不稅則國用靡資善曰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

毛萇詩傳曰資財也輸曰若不稅賦百姓則國家所用無資也靡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

深慮善曰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

之端銑曰惻每時入芻藁歲課田租善曰漢舊儀曰民田租芻藁以

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藁濟曰愀子然疚救懷如芻草也以供殿馬之食課斂也

次三言三言
文選
主

憐赤子

善曰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慨然作色而對月賦曰悄悄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子

惟民其康人也向曰慨然憂色變也疾病也言憂如病在懷也赤子嬰兒言憐下民如此今欲使

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

善曰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

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

平也濟曰一人向隅則滿堂不樂言今下民未安欲令其安使我無不樂之念人皆有資給之足可得乎饒

足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

善曰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

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銑曰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少

至多故云漸登蓄積也古者稅關市謂出入由關市以徵民之錢今將稍去其賦

子大夫當此

三道利用賓王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

觀國之光利用賓王謂才可以利於時用為帝王之賓客斯

理何從佇聞良說

善曰顏延之策秀才文曰廢典之要

稅求國家足用百姓不足此理何從而致佇立待也良善也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

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

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閉戶自

精開卷獨得

善曰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牖精

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誠子書曰開卷有得便九流

欣然忘食濟曰精專於學開書卷而獨得其趣

文選

三

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

善曰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

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

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

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其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

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百舉其大數庶近也牆面謂面向牆也雖一日萬幾早朝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

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墨子曰早朝晏罷

斷獄治政也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

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
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向曰靡無也
上之化下

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

之風必偃蔡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
言上之化下如草之偃卧必從於風而我好學虛寡弗

能得動於時俗
惟此帝自謂也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
善曰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

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
君欲止之何不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

諾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
長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良同善注長纓鄙好且變

鄒俗
善曰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

是故貴鄒君因先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也
鄒曰鄒君好服長纓國人皆好長纓君甚患之因自斷

之而國中皆亦不服也

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

向曰言以德薄

於往賢而帝業則優於

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

善曰封禪

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

班固漢書贊曰大師衆至

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濟曰搢紳官服也言此道

善曰新序

之所行者蓋以

朕傾五臣心駿骨非懼真龍

曰郭隗謂

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

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

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

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

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

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

是不能基年千里馬至者二

今王誠願致士請從隗始

隗且見事况賢者也莊子曰

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

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

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

屋彫文盡以寓龍於是天地

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

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退走失

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

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輜縮輶旁青

紫如拾地芥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輶丁紫藪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

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輶良荀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

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良曰輶輶車也青紫貴位之服也芥草也言好學明於經

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善之多也取之易如拾地草也

禮記曰垂綏五寸惰游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抱朴子曰秦降及季抄天下欲反十室而九也翰曰言學者

者懶惰游謂游戲以鳴鳥茂聞子衿不作善曰言古者廢道業者十家有九

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凰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收罔

勗弗及考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序曰茂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濟曰周書云收斂不自勗勉之人不及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此欲收斂不自勗勉之人不及道義者化之恐鳳見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勗勉為學故鳴鳥無聞鳴鳥鳳也弘獎之路斯既然矣善曰小雅曰獎勸也向曰弘大獎勸斯此也

既然猶則如此

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銑曰秀才猶如寂寞之中必有良善之規摹使致善道而來見於目也道生寂寞故言也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

善曰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謗

之木此聖人也

良曰立鼓於朝有若諫君擊之設謗木於闕有謗使人擊之武帝立之已三年

比雖

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

五臣作規

罕能切直

善曰文子曰羣

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也漢書曰史丹直入卧

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翰曰言諫人多非

政要日伏於庭希能切直青蒲天子內庭也以青色規之而諫者伏其上將齊李多諱風流

遂往

善曰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子曰晚世風流終敗禮義廢上林賦

曰遂往而不返矣向曰將謂齊末將謂朕空然慕古

虛受弗弘

善曰漢書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向曰將謂我空有慕

古之志而虛心受物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五臣作人上善曰

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介特也漢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于士民之上也

翰曰寓國介獨

也

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

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悲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

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

屬髡鉗徙朔方詔不得以睚眦解有違論輸左校

善曰

赦令除也濟曰徙遷也睚眦解有違論輸左校

漢書曰原涉好眦睚於座中論輸謂其罪而輸作也

漢書陳咸傳曰論輸府下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

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藉膺表欲罰

其罪元羣行賂官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

府有左校令丞也翰曰睚眦不使直臣杜口忠謹路

和兒輸後也言從後於左隊之中

絕五臣作絕路善曰漢書曰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

臣之口外為諸侯報怨聲類曰讜善言也銳曰杜

塞也謹正也

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

善曰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

道驚晉陽秋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也向曰言我雖不嘗有讒邪所為而直臣忠正絕路

恐大長之道有所不周

悉意

五臣作心

以陳極言無隱

善曰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

尋曰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良曰悉盡也言盡以心陳無有所隱



文選卷三十六